

詩集傳疏義序

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
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
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
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遼遼乎千
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雉雉兩章得
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
備焉蓋詩主詠歌與文體不同辭若

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
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
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
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
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
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苟有
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
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
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
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脩
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
與之總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
盡也小子魯純膚末何足與言間因
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
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
羨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

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涉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柔饜飮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為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憫而教之則幸矣至正丁亥秋八月朔番易後學朱公遷序

詩經大全圖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孔子曰詩三百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用歸於使得其情性之正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惡志。

正是貼無邪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思無邪圖四始圖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正風	變風	正小雅	變小雅	正大雅	圖之雅
周南 召南	邶至豳 十三國	鹿鳴至 菁莪	六月至 何草不黃	文王至 卷阿	變大雅 召晏
二十五篇	二十一篇	五十八篇	十八篇	十五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志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三	經三	有	六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風者如心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雅曰頌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雅曰頌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菁莪卷耳之類

語錄云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

比者以彼狀此如蠶斯綠衣之類

語錄引物為說者比也

興者託物興詞如閨門雖克且之類

語錄本專言其事而虛用興句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六義三經三緯

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辭也

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語錄風雅頌乃是樂中三經調如言仲呂調大呂調越調之類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三緯是賦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

地理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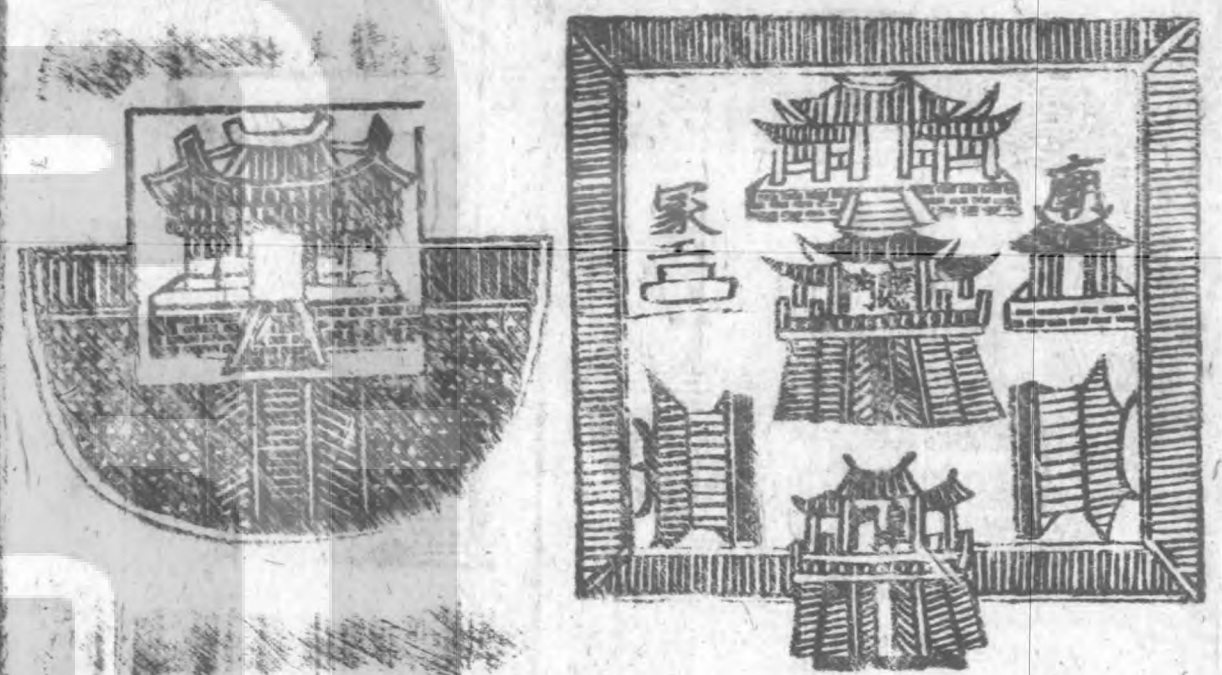


靈臺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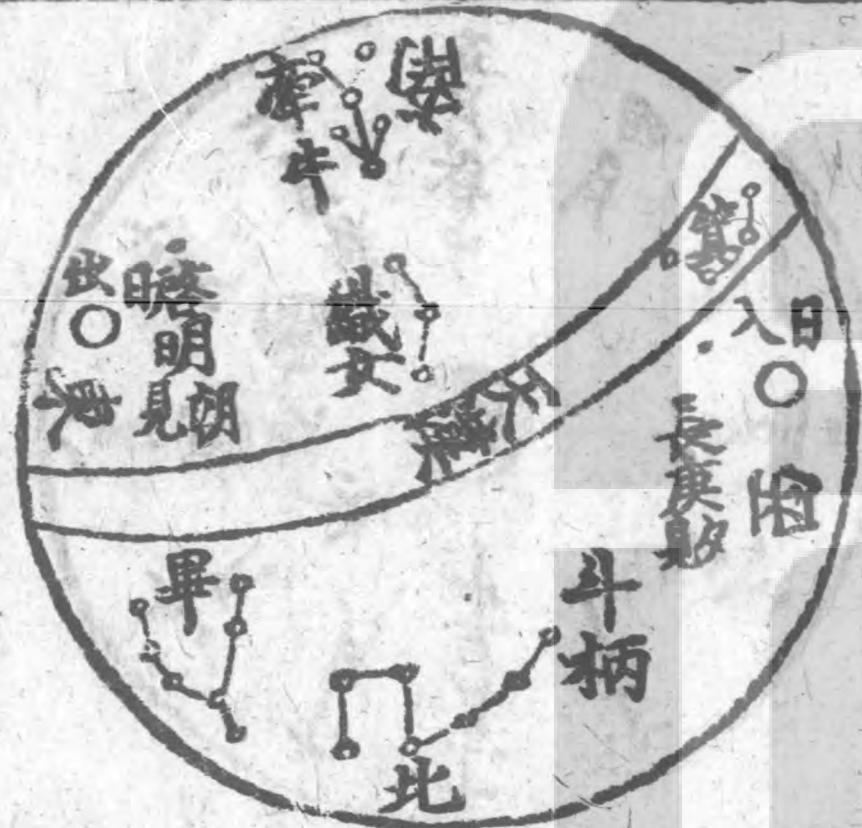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
氣侵祭災祥時觀游節
勞佚也
辟離辟壁通離澤也天
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
也水旋立如壁以節觀
者故曰辟離
朱子初解曰張子云辟
離古無此名則其制蓋
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
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
不得立焉

圖宮洋圖門應門阜



大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
立阜門應門立家土
古公亶父後追稱大王王
之郭門曰阜門王之正門
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
度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
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
諸侯不得立焉
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
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
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
其半於泮離故曰泮水而
宮亦以名也

圖之星總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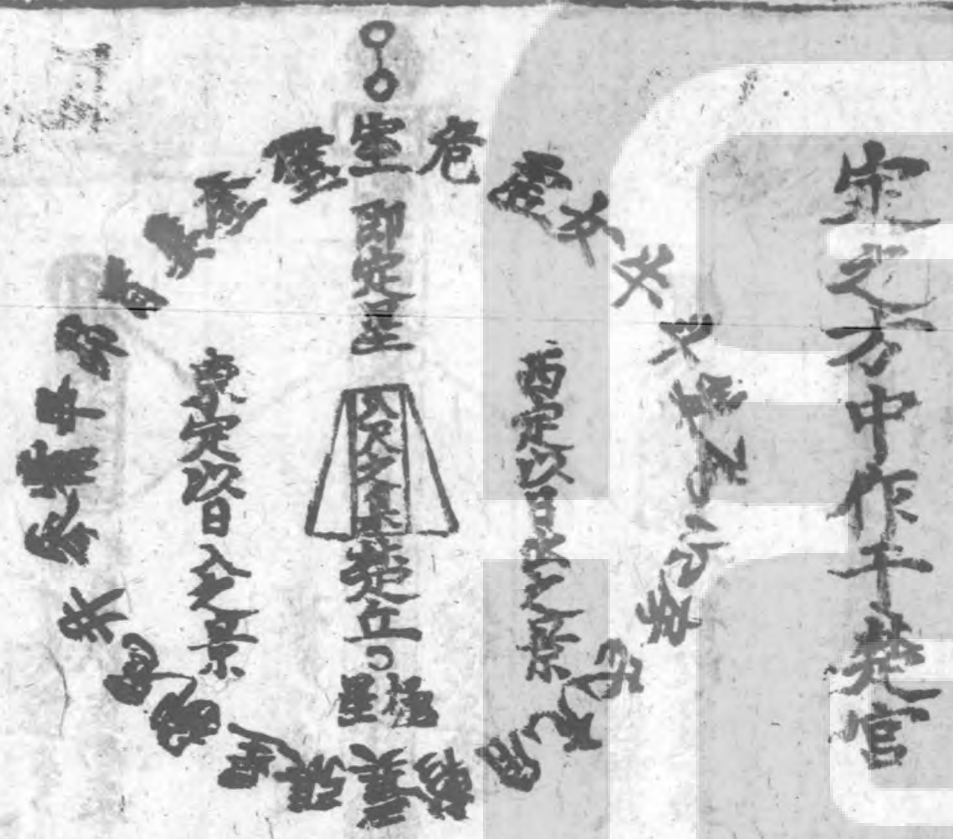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
駕也昴明長庚皆金
星也以其先日而出
故謂之昴明以其後
日而入故謂之長庚
天畢畢星也狀如掃
兔之畢也箕斗一宿
以夏秋之間見於南
方云北斗者以其在
箕之北也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且並不見。唯冬至後，且中至正二三四，皆見且後也。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且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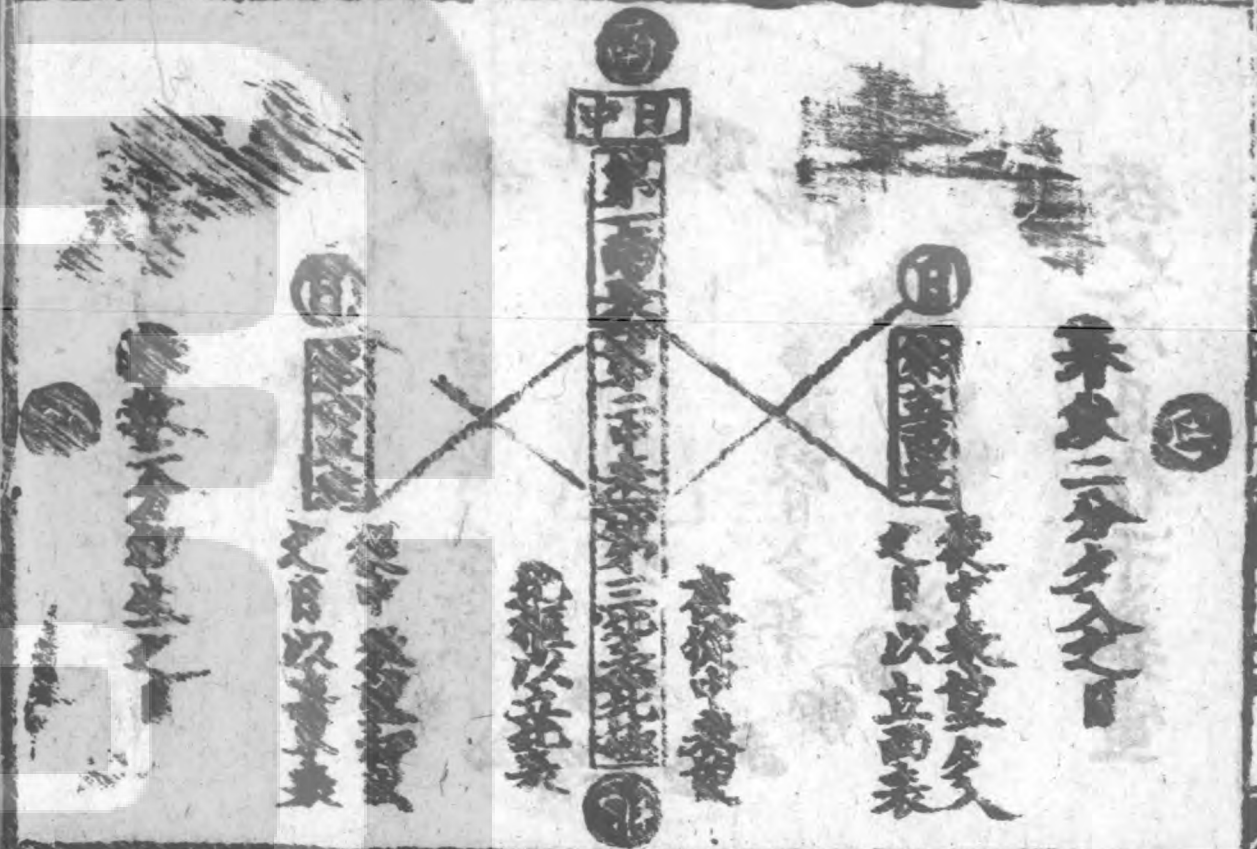
楚丘定之方中圖



接之以日作于楚室

定北方之宿，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楚丘月小，室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集，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曰龜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龜居也今得西山真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公劉七月

四日	三日	二日	一日	初日	初日	初日	初日	初日	初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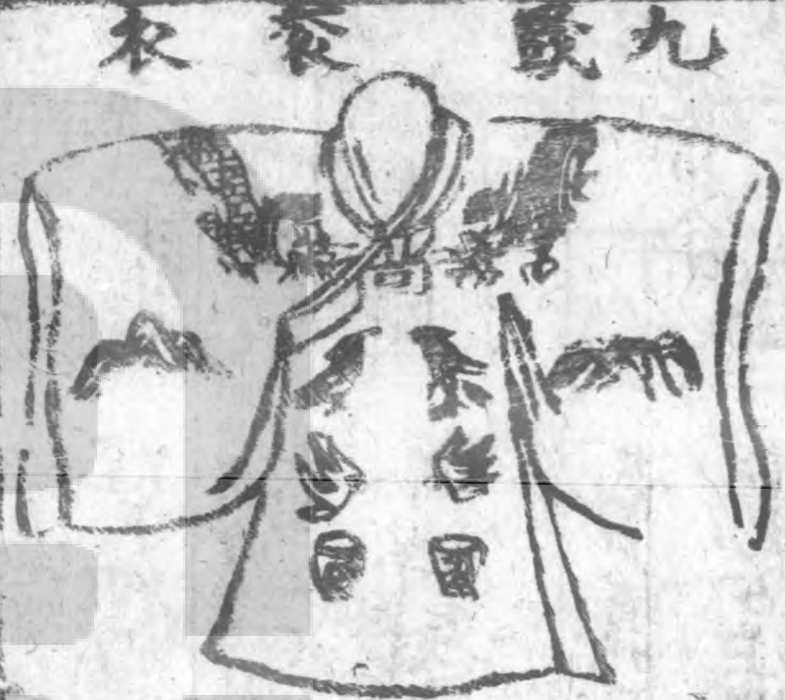
謹按朱子集傳所載七月之義段分布為圖。

秀

同我歸子其

衣裳圖

繪龍山華蟲火宗彝
五章天子之龍一升



一件上公但有片龍
之衣

素羔裘

飾豹

狐

裘



唐羔裘

繪羔裘



君純羔大
天以豹飾
袪袪袪袪
袪袪袪袪
袪袪袪袪
袪袪袪袪
袪袪袪袪
袪袪袪袪

袖小
袪大而袪
袪袪袪袪
袪袪袪袪
袪袪袪袪
袪袪袪袪
袪袪袪袪
袪袪袪袪

朝天子之
服蘇氏曰
此狐裘狐
白裘也

帝太古
際之象
當作較古
字通用冕
服謂之帝
其他服謂
之鞞以韋
為之

九章 繡裳



五色備 謂之繡 前三幅 後四幅 繡以藻 粉米黼 散四章

君子偕老

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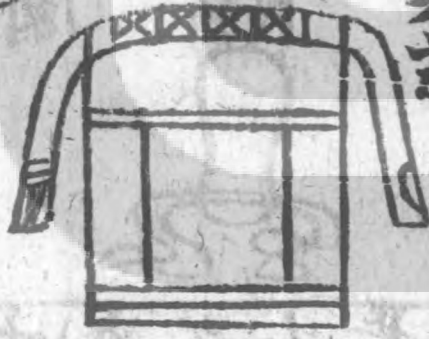
侯人素衣

鞞 帶

素冠

采衣

幅邪



鞞之象
當作較古
字通用冕
服謂之鞞
其他服謂
之鞞以韋
為之
邪幅幅也
邪纏於足
如今行膝
幅束其脛

正義注云瑱塞耳也充耳是
已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充耳
以統懸瑱當耳也統用絲線
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
君子偕老篇瑱言夫人服

佩用之圖

女曰雞鳴

雜佩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纁珠中組之半貫瑀瑋又兩組交旁組各懸瑀瑋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瑋行則銜牙觸瑋而有聲也

先簪



狀如錐角

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

先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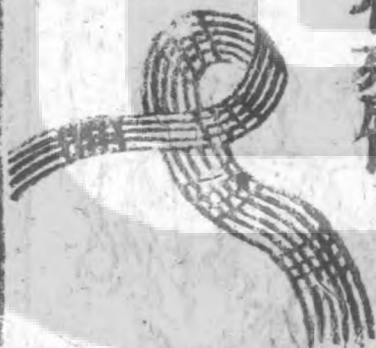
古注云蘭簪也以朱韋為之射以彊脊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以遂弦也

纒巾



禮記云婦人之纒謂之纒孫氏云纒說巾也故集傳曰婦人之纒母戒文而為之施衿結說也

悅



禮記婦人纒姑左佩紛悅注紛悅拭手之中也

君子借老筭



說文筭也其端刻雞形

掃



掃所以摘髮以象骨為之若今之篋兒

禮器圖

伐柯

邊



竹為之以薦果核容四升

伐柯

豆



木為之以薦菹醢容四升

楚灰

盥



木為之以載牲體

大方半躰

之短足下有附如堂

旁也

權輿

簋



瓦器以盛

黍稷容斗

二升方曰

簋圓曰簋

生民

登



瓦器如豆

以薦大羹

徑尺八寸

高二尺四寸

爵也夏曰

醴殷曰

周曰

孔氏曰

簡号

爵



飲器受一

升上兩柱

取飲不盡

之義戒其

過也木爵

玉爵同制

酒器刻為

雲雷之象

金壘以金

飾之孔氏

曰天子玉

諸侯金

闕宮

犧尊



書年於尊

腹也或曰

尊作牛形

其形以

受酒也

距黑黍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韓談

壺



園器

禮器

大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江漢

拒



拒黑黍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闕宮

福衡



也

也

也

也

也

鬯



也

也

也

也

也

桓圭 信圭 躬圭



璧 穀



璧 蒲



旱麓

圭璜

江漢



璜 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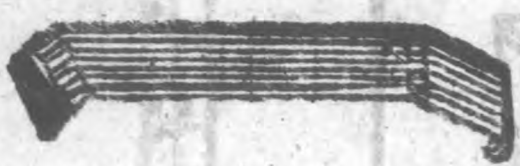


樂器圖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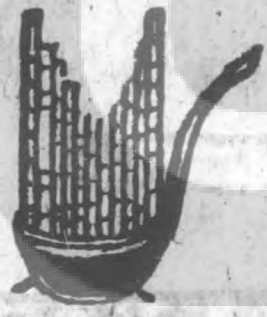
瑟



琴瑟皆絲屬
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
後加文武二弦

雅瑟長八尺
一寸廣一尺
八寸二十五
弦其常用者
十九弦頌瑟
長七尺二寸
廣一尺八寸
北五弦盡用

笙 簧



有簧

簫



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
禮書云三十六簧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一簧
簫編小竹管為之
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傳奕介圭諸侯之封圭執之為
寶以合瑞於王也昔者氏曰為官
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圭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廟
會同于王○雲漢圭璧禮神之
玉也孔氏曰大宗伯以蒼璧禮
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
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黃禮北
方圭璧其總稱也
天璜圭璜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以裸也王裸以圭璜諸臣
之臣裸以璋璜左右奉之
平式曰璜以為璜柄祭統云君
祭服大圭大圭執璜黃璜

有警

鼓



節則知其事矣 取半以下為
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又一說
魯鼓 ○○○○○○○○○○○○半○
鼓 ○○○○○○○○○○○○○○○
○○○○○○○○○○○○○○○○
○○○○○○○○○○○○○○○○
兩家之異故兼列之

虞

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有警篇孔氏
曰植者為虞橫者為栒大板謂之業所以飾
此栒而為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
其形老然可以懸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
畫繪為業或以豎栒妻於栒之角也

加心器屬

鼎



鼎有牛羊
豕三鼎皆
以銅為之
三足有鉞

匪瓦

鬲



八金屬
李解云上火
下小曰鬲南孫
炎曰既者非
瓦器可以節

錡

未廣



有足曰錡

宛丘

缶



樂又飲器易
尊酒宜貳用
缶又汲器左
氏具鍾缶

金



無足曰金

叔聊

升



斗



井上徑二寸
下徑六分其
深八分千二
百黍為會十
會為合十合為
升十升為斗

管

采頤



管管曰管竹
器方曰管

管



圓曰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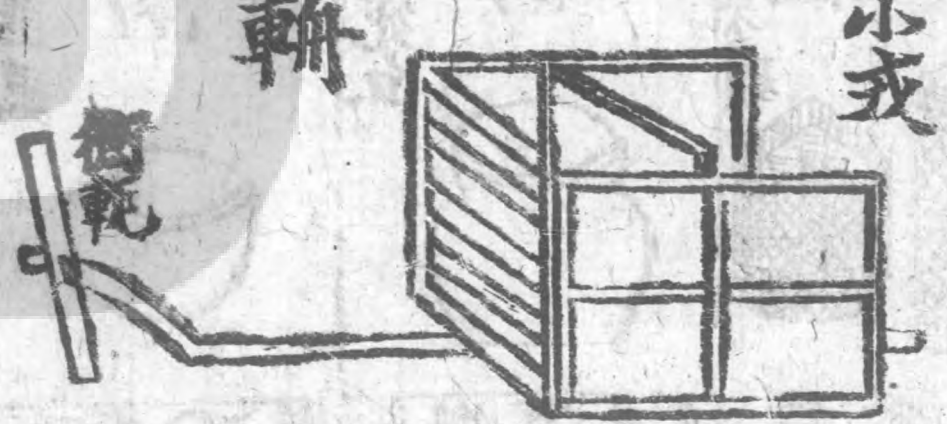
周元戎圖 車制之圖



元戎上乘
以先啓行
元大也
戎車先軍
之前鋒也
元戎甲士
三人同載
左持弓右
持矛中御
戈及戟矛
插於輶幟
畫鳥隼之
章



兵車之輪
六尺六寸
田車之輪
六尺三寸
在輿之外
輻三十以
象月也
輶長一丈
輶四尺四寸
輶亦曰輶通
謂之輶



車前曲木
上可禦者
謂之輶亦
曰輶禮記
車制圖云
輶長一丈
四尺四寸
亦曰輶通
謂之輶

秦小戎圖



小戎篇云小戎伐收五秦梁朝游環... 駟在孔阜六... 駟在手能盾... 之合矣益以觸... 駟伐駟孔群... 九身益益... 駟鑿雁具... 二可

兵器服圖

秦無衣



古者三甲以重
爲之犀甲壽可
百年兕甲壽二
百年合甲壽三
百年後世乃用
金耳

闕宮



說文曰冑也
蓋也堯冑
鎧也

干



公劉

戈



干楯也自闕而東或謂之

干或謂之楯闕西謂之楯

戈秘長六尺有六寸戈主

於刺



戚



揚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

戚為斧揚為鉞鉞大斧小

受即殺也長丈二而無刃



受

主於擊禮書作八釵形

酋矛長二丈



矛

夷矛長一丈四尺

數弓天子之弓也謂侯之弓

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

小戎

弓



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

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為之

說文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矢



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

戚為斧揚為鉞鉞大斧小

酋矛長二丈



矛

夷矛長一丈四尺

虎鞞以虎皮為弓室也

鞞

車攻



鞞二弓交二弓於鞞中也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

魚



服

背皮班文可為矢服

出車

旗



鳥車曰旗

龜蛇為旒

由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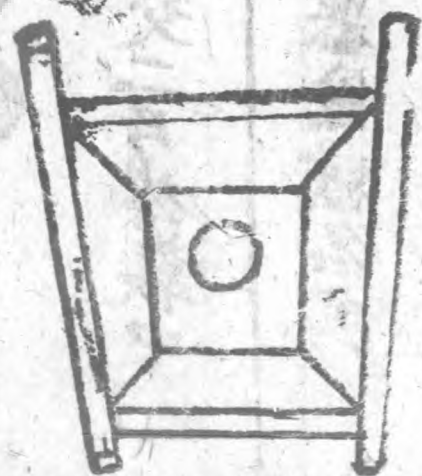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

侯中之的曰正天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實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侯

侯



五正之侯中畫朱次白次蒼黃玄居外三正則換玄黃二正則畫朱綠

出車

旂

亦為旂所謂左青龍也



干旄

旄

旄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干旒

旒

旒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車攻

決

決著於右手左前

所以鈎弦開體

拾以皮為之著於



車攻

拾

左臂以遂弦

鞞有秘鞞容

鞞拔刀之鞞今刀鞘

鞞



鞞也奉上下鞞下飾戎服也

諸國世次圖

商 宋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任

主癸

湯

外丙 湯次子

仲壬 外丙弟

太甲 湯嫡孫

沃丁

太庚 沃丁弟

小甲

雍巳 小甲弟

太戊 雍巳弟

仲丁

外壬 仲丁弟

河亶甲 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辛弟

祖丁 祖辛子

南庚 沃甲子

陽甲 祖丁子

盤庚 陽甲弟

小辛 盤庚弟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祖庚弟

廩辛

庚丁 廩辛弟

武乙

大丁

帝乙

微仲 微仲弟

微仲 微仲弟

微仲 微仲弟

宋 魯

丁公

滑公 丁公弟

煬公 滑公弟

厲公 滑公子

齊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寘公

穆公 宣弟

殤公

莊公 穆子

湣公

公子游 羣公子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 昭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 元曾庶孫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公

偃

周 附

后稷

不窋

鞠陶

公劉

慶節

皇僕

著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岐周

大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懿弟 夷王懿子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平孫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匡弟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哀弟 考王哀弟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 侯魯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考弟 幽公

魏公魯弟 厲公 獻公厲弟 真公 武公真弟

懿 伯御懿弟 孝 惠 隱

桓隱弟 莊 閔 僖閔庶兄 文

宣 成 襄 昭 定昭弟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傾

召公封燕 侯燕

召公九世至 惠侯 釐 頃 哀

鄭 繆 宣 桓 莊公

襄 宣 昭 武 文

懿 惠 悼 共 平

簡 獻 孝 成 湣

釐 桓 文 易王 子魯
昭 惠 武成 孝 王喜

邶 鄭 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 侯爵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聿伯

靖伯 貞伯 項伯 釐侯 共伯

武公 莊 桓 宣 惠

黔牟 懿 戴 文 成

穆 定 獻 殤 襄

靈 出 莊 班 君 起

悼 敬 昭 懷 慎

聲 成 平侯 嗣君 懷

元 君角

鄭 伯爵

桓公 武 莊 厲 昭

子亶 子嬰 文 穆 靈

襄 悼 成 釐 簡

定 獻 聲 哀 共

幽 緜

齊 侯爵

大公 丁 乙 癸 哀

胡哀弟 獻哀弟 武 厲 文子胡

成 莊 釐 襄 桓

孝 昭 懿 惠 頊

靈 莊 景弟 安孺子 悼景子

簡 平簡弟 宣 康

魏 畢公高之後 世次未詳

唐 晉 曲天 附侯

唐叔 晉 燹 武侯 成侯 厲

靖 釐 獻 穆 傷穆弟

文穆子 昭 孝 鄆 哀 傷穆弟

小子侯 繆哀弟 武公 獻 君卓

惠兄弟 懷 文獻子 襄 靈

成弟 景 厲 悼襄孫 平

昭 頊 定 冰 哀昭孫

幽 烈 孝 靜

秦 伯 爵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 寧文孫 出子 武出子

德公武弟 宣 成宣弟 穆成弟 康

共 桓 景 哀 惠

悼 厲共 躁 懷躁弟 靈

簡靈季父 惠 出 獻靈子 孝

惠文王 武士 昭襄第武 孝文 莊襄

始皇 二世 子嬰

陳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申 孝子申 慎

幽 釐 武 夷 平夷

文 桓 厲桓 莊厲 宣莊

穆 共 靈 成 哀

惠哀 懷 潛

檜況此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伯爵

振鐸 太伯 仲君 官伯 孝伯

東伯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甫 桓 莊 釐羣公 昭

共 文 宣 成 武

平 悼 聲悼 隱平 靖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五篇

太甲以篇

頌三篇

那 烈祖 長發

祖甲以後

頌 二篇

玄鳥 殷武

周詩 二百六篇

文王 世

正風 二十四後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麟之趾

桃夭

采芣

兔置 並周國詩

漢廣

汝墳 並南國詩

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物類 並南國詩

武王 世

頌 二篇

特邁 離

武王 以後

正風 一篇

何彼穠矣 南國詩

正小雅 二十二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杜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立

南山有臺

白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成王世

變風七篇

七月

鵙鴉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大雅十八篇

文王

大明

縣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篤公劉

洞酌

卷阿

頌二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康王

以後

頌 一篇

昊天有成命

噫嘻

昭王 以後

頌 二篇

執競

厲王 世

變大雅 四篇

民勞

板

蕩

桑柔

厲王 以後

變小雅 十篇

鴻鴈

庭燎

沔水

鷓鴣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

斯干

無羊

宣王 世

變風 一篇



柏舟

衛懿侯時

此共姜之柏舟

變小雅 五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黍苗

變大雅 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世

變小雅 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茗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 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 以後

變風 二篇

衛 淇奥 武公

鄭 緇衣 桓公 武

變小雅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 衛武

平王 世

變風 十一篇

邶 柏舟 綠衣 日月

終風 並衛莊

衛 碩人 莊公

王 黍離 揚之水

鄭 叔于田

唐 揚之水 晉昭 大叔于田

秦 小戎 襄公 時

變大雅

平王

抑衛武公詩

變風 十二篇

王 君子干役

兔爰 葛藟

丘中有麻

君子陽陽 中谷有雅

采芻 大車

唐 椒聊

秦 車鄰 駟鐵 終南

桓王

變風 六篇

燕燕 擊鼓

新臺

二子乘舟

式微

楚丘 並衛武公詩

桓王 以後

變風 三篇

鄘 墻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並衛惠公詩

莊王

變風 四篇

齊 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並衛莊公詩

懿王

變風 一篇

魯 燕衣 並武公詩

惠王

變風 六篇

○載馳 衛戴公

定之方中 蟋蟀

相鼠 文公時

○鄭清人 文公

惠王

魯頌 四篇

駟 有駟 泂水

閼宮 僖公

襄王

變風 四篇

○河廣 文公

黃鳥 康公

○秦 渭陽 穆公

匡王 以後

變風 一篇

○陳 株林 靈公

時世未詳

變風 七十五篇

○邶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靜女

○鄘 桑中

○衛 考槃 氓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木瓜

鄭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蓍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鷄鳴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有田

盧令

魏葛屨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山有樞

綢繆

扶杜

羔裘

鴛羽

有扶之杜

葛生

采芣

秦蒹葭

晨風

無衣

東門之枌

權輿

東門之池

東門之揚

衡門

防有鵠鷖

月出

澤波

羔裘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蟋蟀鳴鳩

下泉

變小雅 二十二篇

小旻

小宛

巧言

谷風



原件短缺

1-2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棠棠者華 采芣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魚藻 采芣 角弓 莞柳

邶風 采芣 隰桑 絲蠻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詩經大全圖 畢

詩經義序

或有問於子曰詩何為而作也子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解見樂記。其未感也純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則所謂情也以下雜引而不書名氏者皆繁也夫既

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

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

響節族音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漢嚴安傳謂五

亦作奏音樂作止高下緩急之度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

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

有是非正則是而善邪則是而惡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

其言皆足以為教無有不善正詩是也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

無可擇者有善有惡變詩是也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

詩經義序

勸懲之勸其善懲其惡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

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粹則無雜

也聖善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聖人蓋指周公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

以化天下說見二南總論及關雎小序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天子

指武成康也守夫声所守者守之也為之守也夫亦必陳

而觀之宋歸而以行黜陟之典典法也其善降自昭穆而

後寢以陵夷後漢同前也此法前以至於東遷而遂

不講矣平王東遷即孔子生於其時孔子生於魯王時既

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

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

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此謂夫子使去

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此

勸懲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

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

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

謔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誄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

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

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關雎一篇樂而

卷耳汝墳草蟲行露般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之類

而不傷穆木蟲斯眺夫采首漢廣羔羊何彼穠矣之類

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

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

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十三國之詩雖亦有

夫庶之聞不能如二南風俗之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

之世朝廷郊廟歌樂之詞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

不言商魯頌者蓋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詞若和平而實若寬

易而實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如常棣文王清廟詩等

阿皆召因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程式也

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家父及宜白之傳及魯

之輩閱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

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

也注疏云經者常也常行之典所以人事洽於下漢昌邑王傳云大王諷詩曰然

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三百五篇人事洽於下

則其學之也嘗季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二南言身

及天下平之由泰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

規廣其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求也求其所以此學詩之大

音也音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之為

之昌頌也歌詠以賜諸言誦冰以於心察之情性隱微

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假戶本也則脩

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此

學詩者誠意正心脩齊治平之道行之事也脩身及家

問者唯唯而退唯以水反恭余特方輯詩傳輯音集也

所以傳示人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為衆之首淳熙四

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詩經疏義序

先師松陽先生嘗謂野谷洪先生初從游先正朱氏公
遷先生之所受讀三百五篇之詩一日請說周頌維天
之命一章之旨先生於集傳下訓釋其義發言外之意
瞭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
以惠天下學者豈非斯文之幸歟時先生以特恩授校
官得正金華郡庠日纂月註以成其書名曰詩傳疏義
黃文獻公一見深加歎賞凡興體之作語意呼應尤
切究心焉然學者悅慕雖相傳錄終亦罕觀未樂乙酉
先師宗兄世載游書林主葉君景達家因閱四書通旨
而語及疏義景達尚德之士屢致書來請梓傳歲丁酉
英侍先師館于葉氏廣勤堂參校是書旁取諸儒之說
節其切要者錄而附之彙成未就錄刻先師還旆考終

正統庚申景達書來屬英曰所藏詩傳疏義輯錄遺其
葉數卷不存願為補輯而壽諸梓英竊慮其所遺亡恐
成湮晦况景達欲廣惠愛之仁故不揆淺陋敬取先師
所授餘業謹錄補遺重加增釋足成是編名曰詩傳疏
義詳釋發明實諸同門友京兆劉刻以奉先師之志狂
僭之咎固不可逃庶乎有以表述先正斯文之德昭際
盛代文明之治尚得與四方君子共之是所願也

甲子九月望日後學番易梅谷何英

謹識

詩凡例

孟子論說詩之法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是為得之本孟子之言究詩人之旨略舉其槩以為
凡例不能悉者可以類推

斷續句

德音無良

本是兩句
合為一句

誰與獨處

同上

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可為一句
分作兩句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同上

不如子之衣安且吉

同上

人之為言胡得焉

同上

於我乎夏屋渠渠

同上

于嗟乎不承權輿

同上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同上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同上

予其懲而於後患

同上

胡瞻爾庭有縣貍兮

可為兩句
合為一句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上同 我不敢傲我友自逸上同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本詩是上句三字下句五字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可為兩句

維昔之富不如是維今之疚不如茲上同

覆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古詩注以屬上句集傳本爾雅該

下句乃 群爾為德群字自是一句

績女維莘長子維行本詩是上句二字下句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上同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上同

參錯句

雞棲于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日夕當在雞棲之上

載謀載惟取蕭祭腊取羝以較載燔載烈取蕭取羝當在

其音昭昭載色載笑載色載笑當在

重疊句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

昊天已威予慎無辜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 伴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日及爾游衍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不競不練不剛不柔 不震不動不難不疎

倒用句此類最多不能盡舉特舉其語之最險者

施于中逵設網於路中林中阿中此中

何嗟及矣嗟何及哉 婉如清揚清揚婉然

穹窒熏鼠窒其穹

有敦瓜苦敦然

有酒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我醑我舞

既伯既禱既祭

似續妣祖繼續

不弔昊天不為天

靡人弗勝無不

以居徂向以居徂向

云不我可不可

懷允不忘誠思之

以我齊明以我

來方禋祀來祀

兄弟甥舅兄弟

式飲庶幾庶幾使

矧敢多又矧敢

至于已斯亡至於亡

式居婁驕使其常以

無暵爾躬無自爾身

日土沮漆生自漆

世德作求德而先王之

以燕翼子安其子

履帝武敏履帝

苑彼桑柔苑然

隱言不能能言

何辜今之人何罪

謝于誠歸誠歸

鋪敦淮漬厚律

何神不當神何以

紹庭上下紹其上下

遵養時晦循時

長發其祥祥瑞之

反覆句

俾爾戢穀罄無不宜罄無不宜

陸障在茲即

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非高高在上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北山有真

鉦人伐鼓鉦人伐鼓

陳師鞠旅陳其師旅

昊天不傭降此鞠訖昊天不慧降此大戾天不均順

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達用平則民之亂心

互文

息而惡

我成不退飢成不遂

災禍並至乃不改惡為善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彼此皆當就日月時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謹畏之人皆持其敬

君子如怒亂庶遘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已

正人喜怒可以息讒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懷疑信讒讒言盜進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君子小人共履共視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無所不能

恒之桓桓是獲是畝恒之麋芑是任是負

種殖四者刈取以歸

洗爵奠斝

所用爵斝或洗或奠

不明爾德以無脊無側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鄉

人君無明德是以無賢臣

爾雖顯相秉文之德

人皆秉執文王和敬之德

有有至止肅肅

來亦肅至亦肅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在彼在此皆無惡斁

反說字是豈不無字是得無

不知德行

無庶予子憎

邪不韡韡

無淪胥以敗

不屬于毛不離于裏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不尚息焉

不尚悌焉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

無念爾祖

不顯其光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

無淪胥以亡

不顯申伯

不裁我躬

不尚有舊

不顯不承

於乎不顯

不顯維德

亦不夷墜

舉例 以悉數之不能盡也故舉例

毳衣如旻 舉青色見其餘下

西南其戶 舉西南見東北

以其駢黑 舉二色見其餘

其殺維何 包鱉鮮魚其款維何維荀及蒲

舉樂 詩中言三十或言三百或言三千又或以九言以十言以百言以千言又以萬億及億言蓋三則數之多九則數之窮十則數之終曰百曰十則成數萬億秭則極盛之數也

百兩御之 如三月兮 如三秋兮 如三歲兮

駉牝三千 九十其儀 元戎十乘 其車三千

百堵皆作 築室百堵 三百維群 九十其犇

三十維物 百堵皆興 百兩彭彭 萬億及秭

龍旂十乘 龍旂十乘

一引諸本遺誤字 本經文誤寫者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古本是朔月今集傳本皆為朔日明是誤字如論語最後不知命古本是

孔子曰集註無孔字孟子行有素履古本是素履集註本以囊為履字皆誤也循用既久不知其然矣此朔日字宜改從古本庶免循用之弊

援引諸經文誤寫者 此有諸經可證明是遺誤無疑今更定不註

谷風二章詳見載爰 考詩在

七月八章兩尊壹 據本文作

祈父首章康誥曰 考書在

我行其野相保相愛 據周禮

斯千七章宗祝誓史 據禮運篇宗

楚茨三章兄弟以燔從據本文作兄

甫田二章獻禽以祀祊據周禮大司馬作政禽

行葦三章母借立據長壹作借立

援引雜文誤寫者此於義理無害故仍從諸本復以本文注其下

何人斯五章盱衡而語左賦本文作盱衡而語

閔予小子三公揖讓三公招本文作三公穆穆

援引諸家傳註遺誤者此於義理有礙故本其出處更定之仍說諸本遺誤字於下

其下

漢廣三章長數寸說本陸氏當四字本高丈餘四字

中谷有雅首章葉似蕉說本郭璞當作葉以在

采芣二章蕭艾也說本陸機作艾蒿也反今人所謂艾蒿也

駟鐵二章春獻鹿豕說本毛傳作春獻鹿豕

破斧鑄金屬說本毛氏金當作鑿

東山繒頂中出周禮大司馬註作有畫結頂中

南有嘉魚首章鯉質鱒說本陸氏當作鯉質鱒鱒肌肉甚美

賓之初筵二章室人復爵說本鄭氏爵當作酌

毛傳鄭本有誤字集傳有未正者集傳仍其舊今不敢更定但於其下

耳註

卷耳土山戴石曰崔嵬石山戴土曰砠爾雅石戴土謂之砠崔嵬土戴石為砠

此用毛傳故與爾雅不同東陽許氏曰崔嵬字上從山砠字旁從石有戴土戴石之意

陟岵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岵爾雅山有草木曰岵山

故與爾雅不同當從爾雅為正李氏曰陟岵三章始曰陟岵以草蔽障害於瞻望也故次曰陟岵無草木矣而猶未

見也故卒曰陟岵則山之可及矣漸極所陟漸高期於瞻望之可及矣

漸極所陟漸高期於瞻望之可及矣

采芑首章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與臣工註不同此本

又本禮記坊記註孔疏以古註為是坊記註為非而昭武

黃氏曰一歲曰畱始反出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則

成田曰新田矣今按黃氏說有理當從之

噫嘻內方三十里有奇此用鄭說故有幾字當是三

十三里又餘三分里之一

據經傳義理當有遺誤者此於集傳有害今據經

本意更定之仍註諸本

侯人首章興也輔氏謂此當作賦今考詩

文明是賦體更作賦也

菁菁者義首章或曰以菁菁者義比君子容貌威儀之處

也輔氏曰或曰之下當有此

也輔氏二字今主輔氏增二字

菁菁者義二章比也三章比也輔氏謂兩章皆當作興

以首章例之輔氏為是更

作興

貞子首章武也今增興又二字

公劉三章高山而衆居集傳曰京高立也師衆也高山而

衆居也今按此以高立訓京字又

合京師二字訓之則當曰高立

而衆居也山字疑是傳寫之誤

駟信公牧馬之盛信公二字與魯頌

說不同論見本篇

豐年報賽田事之樂歌與小序辨說字誤二字

載交良秬類說見各篇

河廣首章衛在河北與定之方中篇題下

說不同詳見本篇

集傳疑義詳具各篇

鵲巢三章謂衆勝姪婦之多疑多此

衛谷風四章興也疑當作此也

白華首章比也五章比也七章比也疑此三章皆當作興也

詩經疏義外綱領

一引用先儒姓氏

毛氏義

陸氏幾

孔氏穎達仲達

河南程氏穎伯淳明道頤正叔尹川

眉山蘇氏轍子由

南豐曾氏鞏子固

藍田呂氏大臨鈞和叔與叔

龜山楊氏時中立

永嘉陳氏鵬飛

樂安何氏叔善間

鄭氏康成

杜氏元凱

廬陵歐陽氏脩永叔

橫渠張氏載子厚

臨川王氏安石介甫

華陽范氏祖禹

上蔡謝氏顯道良佐

元城劉氏安世

山陰陸氏佃農師

三山李氏 遷仲

黃氏 實夫

永嘉鄭氏

長樂王氏

建安胡氏 安國 康侯

長樂劉氏 執中

渤海胡氏 旦

莆田鄭氏 執中

致堂胡氏 明仲

南軒張氏 執中

東萊呂氏 祖謙

董氏

立氏

徐氏

三山林氏 如圭

止齋陳氏 君舉

廬陵李氏 實之

胡氏 伯量

北溪陳氏 安卿

慶源輔氏 廣

覺軒蔡氏 仲覺

格庵趙氏 順孫

天台潘氏 時舉

雙峯饒氏 伯輿

龍舒王氏 日休

潛室陳氏 器之

西山真氏 德秀

曹氏

顏氏 建龍

容齋項氏 安世

錢氏

華谷嚴氏 坦叔

濮氏 斗南

新安王氏 晦叔

段氏

劉氏

東齋陳氏 大猷

建安熊氏 剛大

壘山謝氏 枋得

勿軒熊氏 去非

須溪劉氏 會孟

建安何氏 士信

竹房張氏 孝龍

廬陵彭氏 執中

新安胡氏

庭芳

雙湖

鄱陽董氏

鼎

定宇陳氏

壽翁

東陽許氏

謙之

白雲

安成劉氏

公瑾

廬陵羅氏

中行

廬陵曹氏

居貞

豐城朱氏

善備

仁山金氏

履祥

東陽吳氏

師道

三山梁氏

友直

鄱陽張氏

實誠

鄱陽朱氏

克遷

鄱陽洪氏

善初

鄱陽王氏

原夫

鄱陽洪氏

善初

松塢

朱子辨說

義小序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

輯錄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輔氏曰先儒以

詩序為孔子作故續詩記載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

則序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

亡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或以為子夏

亦云大序是子夏作或以為國史程子曰國史明乎得失

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之跡是也。王介甫亦

云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

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

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

久矣特增廣而潤色之耳輯錄衛宏字敬仲漢建武中從

傳授毛萇長為河間獻王博士封樂壽伯時補序為大毛

公萇為小毛公輔氏曰沈重云案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小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

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仲宏更加潤色至於

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足臆度其無所
據依故先注直據後漢儒林傳之說而斷以為衛宏作又
因鄭氏之說以為宏特增廣而潤色之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

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盍理或有之輯錄三

曰次詩序考之文辭散亂非出二人之手如詩有大義至
六曰頌則見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民困則見

於樂記鳴鶴之序則見於金縢都人士之序則見於緇衣
情人之序則見於左氏傳那序則見於國語措辭引接往往

雜出傳記之文然則果作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
之誰乎實出漢之諸儒也

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沿襲云云之說哉輯錄三

流曰沿襲因也纂緒曰襲。輔氏曰又取近世諸儒之說
以為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為後人所

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然計其初
者則非先生闕理之明考義之情不能及也

猶必有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

經後輯錄古本詩序別作一處如易大傳及班固序傳並

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註者又以尚有

韓氏之說並傳於世齊韓固魯申公故讀詩者亦有以

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輯錄輔氏曰先生論詩序

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詩者亦

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及至毛公引

以入經乃不綴林甫篇後而超冠去篇端不為注文而直

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

說孤行隋書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

至唐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輯錄牴牾也牾去聲亦斜

也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

於是讀者傳張恣反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

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縻矣破

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輯錄輔

又論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

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

經則尊信而不敢易視於已說則謙虛退託不敢自決而
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
遂啓後人穿鑿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愚之病此
其罪有不可定者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謹哉愚之病此
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
一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
一因以論其得失云韓愈曰或曰子之責夫毛公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論而遂斷小序為不足據者何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經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義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隨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巳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考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為臆說也學者願第弗深致耳觀其終既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答或真有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先生又嘗曰予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辭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師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其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說見音綱領大序已載於綱領而又見於小序之前者正以備序之全也

小序

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司也天子之妃曰后輯錄爾雅云

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鄭氏曰后之言後也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

則大妣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西伯進

則大妣亦可追稱為后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妣而實以深見文王

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為主而

不復大之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

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

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

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

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

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飾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
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
反身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
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
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
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下孟反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
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充
且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
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平聲得之

風之始也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
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說見音一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

也輯錄李氏曰正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

鄉人燕禮遂歌鄉樂周商閔雎是用之邦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象

物之似也教者示之以法而使之可效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

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

說見音一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

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

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化出於文王德成於諸侯也先王

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

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周南附以漢廣汝墳統召南

承周南也若以君臣言之則尤有統承之義矣程子曰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以召伯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

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

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

立者也即其效而推其本如此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其謂是歟有仁心然後能行仁政身

下也輯錄輔氏曰先生發其字之義先儒皆所未及程

子說正是此意先生又嘗曰須是自閨門杜席之微積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

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

樂中去聲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音洛上淫

傷各為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為傷善

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

道衰詩人本諸杜席而關雎作故楊雄以周康之時關

雎作為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說者以

為古者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

嘆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

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為

鄉樂射鄉飲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

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鄉

飲酒鄉射篇有乃合樂周南關雎之文又燕禮有遂歌

鄉樂周南關雎之文儀禮乃周公相成王治定功成經

也備之邦國者燕禮也今當據義禮經文為定儀禮不

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

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

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

化之首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

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此詩之序首尾皆是其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末

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信

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羨若謂

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

不常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

謂庸行胡孟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此詩作於將

非務勤儉於此特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

於憂勤也

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音會之鑿說日傳會后

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

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去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為

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銜決不相承應去亦非文字之體也書云本末并逆首尾橫決許氏曰銜何與反所以為平有首尾之物決絕也絕則首尾不相照應矣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音彼此辭簡者多得詩意

或反失之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

孫衆多也

螽斯聚處上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妬忌者歸之

螽斯其亦誤矣若曰不妬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則庶乎其可耳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

鰥民也

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妬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踈矣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

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樂音各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

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
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
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
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
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
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
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比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之時二字可刪。若曰信厚如文王之時則可耳。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關雎文王宮中之人作也。文王得后妃以為配宮中之

人於其始至而作詩以美之。而文王身脩家齊之化可
見也。○葛覃后妃自述也。后妃勤儉孝敬將謀歸寧而
澣濯衣服故作此詩以見志也。○卷耳后妃思君子也。
○樛木衆妾美后妃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
樂其德而稱頌之也。○螽斯衆妾美后妃也不妬忌而
群處和輯如螽斯則子孫衆多亦如螽斯故述其稱頌
之意如此也。○桃夭美女子之賢也。化行俗美男女以
正婚姻以時詩人因其賢而美之也。○兔置美賢才之
衆多也。置兔野人而皆有用之賢才則文王德化可見
也。○采芣婦人自賦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
采芣苢以相樂也。○漢廣美風俗也。文王之化先及於
江漢之間淫亂變而真正也。○汝墳婦人喜見君子也。

行役而歸極其情而勸以義也。麟之趾闕雉之應也。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為善詩人所以美之也。

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行去聲

文王之時闕雉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本篇傳以夫人大夫妻言之蓋采芣言公侯之宮則為夫人明矣采芣宗室下則為大夫妻無疑矣此詩介於二詩之間

此當以傳為是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其音供。輯錄王氏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取變所謂能循法度也。

采芣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召音邵後同。輯錄王氏曰變

之篤思之至以其教明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去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

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聲上

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
以及時也

此序末句未安此詩三章皆致其願之
之意而猶未遂其願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行去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

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媵亦自悔也

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解錄公羊傳注婦人八歲備
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
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亂

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悲反

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

幣之禮也

○行皮襍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

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也

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音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
亦下嫁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

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

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

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其言

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

善終費詞說耳去雖則字與亦
字則義暢矣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

善終費詞說耳去雖則字與亦
字則義暢矣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

車乘厭於涉翟勒面績音總總周禮中車掌王后之五路

者重用翟羽以為車弗也厭翟者吹其因使相迨也

百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績畫文也總以

勒馬絡頭龍直兩耳與兩鑣者也重平聲輯錄許氏曰

后之馬則不以飾勒而以雜色韋為馬當面飾也凡言

總者謂以總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既繫其本又

垂為飾也周禮龍黃氏曰龍莫江反黑白服則禴翟內可

雜色也周禮龍黃氏曰龍莫江反黑白服則禴翟內可

服掌王后之六服禴衣為上禴翟次之鄭氏云責質而

五色成章曰翟青質而五色成章曰禴蓋衣之上畫此

二者以為文也翟然則公侯夫人翟第者其翟車具面

即禴字禴音程也翟然則公侯夫人翟第者其翟車具面

組總有帷也歟翟車而也具面者以具飾勒之當面也組

織文也帷帷裳車飾也亦名童容重翟

厭翟有容有益翟車則有容而無益

○騶虞鵠巢之應也鵠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

騶虞則王道成也朝音潮治去

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揚氏曰二南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

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

王道成焉夫平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

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輯錄陳氏曰始於鵠巢

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歐陽

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

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輯錄

曰節者敬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騶虞官虞山澤之官

此二職皆不之人則官備可知呂氏曰彼哉者彼則章

木遂其生矣一發五祀則鳥獸蕃殖矣于嗟乎騶虞者

所以歸功於二官也天子之射以是為節者言天子繼

天當推天子好生之德以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

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

主其實戴文王之仁而不斥音尺言也

輯錄朱子曰

虞只是獸名若

指也言也

輯錄朱子曰

虞只是獸名若

指也言也

輯錄朱子曰

虞只是獸名若

指也言也

輯錄朱子曰

虞只是獸名若

指也言也

輯錄朱子曰

虞只是獸名若

指也言也

輯錄朱子曰

虞只是獸名若

解做騶虞之此與舊說不同今存于此
官終無意思此與舊說不同今存于此
則舊說為優
騶虞與麟趾對

疏義 從集傳改定小序

鵲巢美諸侯之夫人也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身以齊其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其德故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周南之有關雎也采芣苢夫人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猶周南之有葛覃也或謂美其親蠶之禮焉草蟲思君子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室家思之猶周南之有卷耳也采蘋美大夫妻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六六采芣苢奉祭祀也其棠思召伯也召伯布文王之政或舍其棠之下後人思之久而不忘也行露女子自述也被文王之化而變淫亂之俗以禮義不為強暴所污也羔羊美大夫也大夫化文王之德在位皆節儉而正直也殷其雷思君子也君子行役室家思念而賦之也標有梅女子願及時也被文王之化守貞信之行懼嫁不及時而見辱於強暴也故願及時而嫁焉小星媵妻美夫人也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也江有汜媵作也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及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媵故自為喜幸之辭焉野有死麕美貞女也被文王之化而以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也何彼穠矣美王姬也王姬下嫁於諸侯不敢挾貴富以驕其夫家能盡婦道而可美也是詩也或以為王風焉騶虞美化成也諸

侯承文王之化而仁民之餘恩有以及於物故驗庶類之蕃而見王道之成也

側

邶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

上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其棠定去丁

聲音中南山桂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音於書史如載

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體

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

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音索音依約而言

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音人亦

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音上以

玉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

是傳音會書史依託名謚音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

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

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

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

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音亂音然以為衛頃音

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

偶見此詩冠音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

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

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

懼之名音蓋法甄音心動懼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譎然

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

詩子

上聲之

相錄

朱子曰

益法中

如盧

便仕

日頃

便得

小人

在側

史傳

去棟

并看

盜却

附會

作小

序美

刺若

將以

術其

多

知而必

於取信

不知將

有明者

從旁觀

之則適

所以暴

其真不知

而啓其

深不信

也音暴顯示也

之失以此

推之什

得八九

矣又其

為說必

使詩無

一篇

不為美刺

時君國

政而作

固已不

切於情

性之自

然而

又拘於

時世之

先後其

或書傳

所載當

此之時

偶無

賢君美

謚則雖

有詞之

美者亦

例以為

陳古而

刺今是

使讀者

疑於當

時之人

絕無善

則稱君

過則稱

已則民

作忠

而一不

得志則

托音脫

反音切

齒嘻笑

冷語以

對音也

其上者

人所作

詩與今

人一般

其間亦

各有感

動情今

詩盡是

美刺他

人只緣

本者立

例篇篇

將詩人

意思穿

鑿穿了

且如今

人見人

才做一

事每

作一

詩歌味

之或幾

利之是

知之人

胡亂稱

頌讚

或把

是其輕

躁音龜

險薄

尤有

害於

持故鵬

何以為

溫柔敦

厚之教

故不可

以不辯

詩人

之教也

使篇篇

是

譏刺人

安得

溫柔敦

厚

詩也

○綠衣

衛莊姜

傷已也

妾上

聲替夫

人失位

而作是

詩也

此詩下

至終風

四篇序

皆以為

莊姜之

詩今姑

從之然

唯燕燕

一篇詩

文略可

據耳

○燕燕

衛莊姜

送歸妾

也

遠送于

南一句

可為送

戴媽之

驗

○日月

衛莊姜

傷已也

遭州吁

之難

傷已不

見於

於先君

以至困

窮之詩

也

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夫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也然傳

傳衆聲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

親衆叛親難難以濟矣釋錄阻恃也言恃其兵威而安於殘忍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

叛安忍則刑過則刑過夫音扶兵猶火也弗戢釋錄戢立將自

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

欲以亂成釋錄作亂必不克矣按州吁篡弑之賊釋錄逆而

奪取之曰此序但論其勇而無禮固為淺陋而衆仲

之言亦止於此若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

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

成其志爾

○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

美七子之作也韓氏曰孟子既以為

○惟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又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數音

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

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

非國人之所為也解經輔氏曰先生謂序者必使詩無

此篇及下二篇皆是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憲

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

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

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

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聲上之以其奪黎氏也然則此其

穆公之時乎不可得而知也輯錄鄭箋衛康叔之詩

魯宣公十五年南穆公六年也南宣公於魯桓公十

二年卒至是一百六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路子嬰兒

歸左傳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奪黎氏地三也張氏

曰赤狄狄之別種謂之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也杜

氏曰潞州潞城縣今屬平陽路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

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文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音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曰此詩非有所刺也首句亦非是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

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

非是輯錄程子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此序全然不似詩意輯錄劉氏曰只是男女相遺之詩

○六月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上而

詩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詩說已各見音本篇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柏舟莊姜自作也不得於夫怨而不過故居變風之首

焉。綠衣莊姜自作也莊公惑於嬖妾莊姜賢而失位

故作詩以自怨焉。燕燕莊姜送戴嬖也莊姜無子以

嬖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殺之嬖

大歸于陳莊姜送之作是詩也。日月莊姜作也不見

答於莊公作詩以自怨也。終風莊姜作也自傷不見

答於莊公也。擊鼓怨行役也。兵興而有死亡之憂，其進而無還歸之日，是故作詩以自述也。凱風孝子自責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七子作詩以自責焉。雄雉婦人思君子也。君子從役于外，是以憂思之深焉。匏有苦葉，刺淫亂也。谷風棄婦作也。見棄於夫，故述其憂怨之情以自見焉。式微，黎侯失國，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旄丘責衛君也。黎之臣子久寓於衛而不見救於衛君，故作是詩也。簡兮，賢臣自嘲也不得行道而仕於冷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北門，賢者自嘆也。亂世事事暗君，蓋不得其志焉。北風，去亂也。危亂將及，不可以不述也。靜女，淫奔自述也。新臺，刺宣公也。宣公納子婦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作是詩也。二子乘舟，哀伋壽也。宣公二子伋壽相爭為死，國人哀之作是詩也。

鄘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所守之節

○精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曹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公子頑事見音現春秋傳去聲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
之奔奔於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
云云者乃復義又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音現本篇矣

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
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譏才笑反

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釋錄譏以亂相責讓此說不然
夫其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

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
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

反自竊他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
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

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
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

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
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

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
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釋錄桑間

言又遠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禮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
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

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
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二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

一篇是也

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去之諱也。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柝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

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去其有邪正

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

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

也。爾雅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爲詩三百篇勸善

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

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

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

則彼之自狀其醜者若所以為戒警恐懼懲創之資耶

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音節和平之極而無以

歸勸學篇註詩謂樂章所以節音至中而止不使之流淫也。太史公亦謂三百篇有

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

固爲去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

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上合於韶武之音也邪。爾雅武

武王樂

○鷦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鷦鷯之不若也

見音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去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上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悅音之國家設富焉

○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

齒也輯錄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維南軒張氏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續桑中之詩無耻如此文公復國一以身

率下於是無禮者見惡於相用淫奔者不齒於無禮下所趨向係於人如此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

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美好去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善音

也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予得以不誤蝮蝮以下亦

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

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

賦是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閔公二年

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城露於漕載公也朱子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弗許故作此詩以自誓也○牆有茨衛

人刺其上也。庶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惡不可言也。○君子偕老刺宣姜也。淫亂無禮下私於頑辱為小君德不稱其服飾容貌也。○桑中淫奔自述也。○鶉之奔奔衛人刺其上也。宣姜與頑非匹而相從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定之方中美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徙居楚丘營宮室重農功而致殷富焉。○蠨蛸刺淫奔也。○相鼠刺無禮也。○干旄美衛大夫也。大夫好善而見賢賢者宜有以答其意也。○載馳許穆夫人作也。宣姜之女為許穆夫人衛亡於狄夫人閔之思歸言其兄而義不得故作詩以見志也。

衛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武公名和

○若無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音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音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其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音僭莊姜賢而不答音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隱公三年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上列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音或乃因而自悔

反喪其妃音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

反正者尤無理。所謂美反正即會真記所謂時人多計張為善補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當闕。韓錄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去王前驅，過時而不

反為焉。

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

伐鄭之事。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不朝，王王師大敗。然詩又

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

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韓錄補氏曰：詩言為

不得其所而序引之，但見其獨勞之意，故先生以為未識其文意如此。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

育人民也。

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

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釋氏

云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長樂音洛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

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因於凶荒必待禮而後

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去聲聖人傷之寧邦

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

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

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而作是詩也遺去

說見前本篇

淇澳衛人美武公之德也

淇澳衛人美武公之德也。考槃美隱處也。賢者隱處

而樂其樂詩人述而美之。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

嬖妾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故極稱其族類之貴容

貌之美嫁時禮儀之盛以閔之。氓淫奔見棄也失身

被棄作詩以道其怨悔焉。竹竿衛女思歸也嫁於諸

侯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也。芄蘭義疑也或謂衛

君童孺無能德不稱其服故詩人以刺焉。河廣宋桓

夫人作也生襄公而出歸於衛思反於宋而義不可故

你是詩也。伯兮婦人思君子也。有狐婦人自作也

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作是

詩也。○木瓜男女相贈答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行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去聲以風去聲焉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去害而已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中公有音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

○黍離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音叛構怨連禍王

師傷敗君子不樂音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去聲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左傳桓公五年鄭伯不朝潮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采芻懼讒也

說同上篇 韋補氏曰此序得之蓋古之樂官實掌教

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於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擊諸人猶知論河海以夫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於樂工而以全身遠害為樂則時可知矣

家相亦不見有問周之意

王卒大敗祝聃佗其射石王中去聲有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去聲是而作也輯錄桓王

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音本篇

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暗其事與采芣采芣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黃氏曰荀子陵遲注言立陵之勢漸慢也

又曰遲一音夷或言陵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

○立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暗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婦人思君子也○君子陽陽婦人喜見君子

歸也○揚之水戍者怨思也平王以畿內之民戍中國

故戍者作詩以道其怨思焉○中谷有推棄婦自嘆也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焉○兔爰閔周也王室衰微諸侯

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焉○葛藟流離自歎也○采芣淫

奔自述也○大車畏大夫也大夫當亂世能以政刑治

其私邑淫者畏而不敢奔也○立中有麻淫婦望所私

也

鄭繼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

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平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側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事見音現春秋傳魯公然甫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

與去聲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為

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輯錄注云小不忍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上于京繕甲治平兵以出于

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

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輯錄輔氏曰繕甲治

謂繕甲兵者將襲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

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君閭巷下維民伍此詩恐亦修本

民間男女比之詞耳

○大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去聲勇不義而得

衆也

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去聲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去聲

而欲遠去聲之不能使高克將去聲兵而禦狄于竟音陳其

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故作是詩也

按此序蓋本春秋傳閔公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

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

當作之進今文誤矣

○羔裘刺朝音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風去聲

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
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
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德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

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韓鍾輔氏曰詩詞正

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為陳古義以刺今
其思深故因帶其矣鄭風既曰淫亂而天理民彝豈容
也觀歐陽公於五代史載通旅婦人事則可見矣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去之齊女賢而不取去卒也

之助三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抄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

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

已大國何為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音師師救之歎

北邁死我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

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

何軍師註言必遂辭諸鄭伯桓公六年祭則介仲謂忽曰君

多內寵子無大援去將不立韓鍾忽又不

聽及即位遂為去祭仲所逐韓鍾桓公十一年。委忽

立突是為厲公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

必為去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為齊女而

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為不正而可刺

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設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東萊之說必欲煅煉羅織來俊臣等選羅織經謂網羅無事織成其罪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身從物也與徇同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音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朱子曰最是鄭忽可刺之東萊又欲王小序鍛鍊得鄭忽罪不勝誅

○籟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籟兮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去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踈濶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尺亮反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夫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平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謹之實罪而麗平於

訕上悖音理之虛惡三則辱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

踐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丑凡此皆非

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王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

不可以不察也輯錄朱子曰鄭忽之罪不至已甚猶往往

鄭突却是彼詩意本不如此又曰鄭忽如何縱得彼童

若是彼自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

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子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

男女相與之詞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襄裳自是男

女相咎之詞却干

忽與突爭國甚事

○襄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太叔韋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

章取義之意耳昭公十六年晉韓宣子聘鄭鄭使六

反○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

女不隨鄭宣子曰起在此取勤子至於他人乎太叔韋宣子之有

鄭今彼有辭有也言其類念鄭國不使未後於他人也

此序得之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輯錄他周反狎暱反非

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儂虛綠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

此男女要平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事見春秋傳

孔氏曰魯桓公十一年蔡仲立突而忽奔衛一爭也十五年突使蔡仲齊雍糾突出奔蔡忽歸于鄭

仲齊雍糾殺蔡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歸于鄭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弒糾忽而立公子廔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廔及高渠弒蔡仲逃于儀於陳而立之四爭也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五爭也朱子曰五爭首尾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廼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

附益之輔氏曰詩既明言澤而相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

鄭氏傳曰其風是氣也流傳已久不為聲去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緇衣愛武公也武公繼桓公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

愛之作是詩也○將仲子淫奔自述也雖淫奔而有所

畏故猶以為庶幾焉○叔于田愛叔段也段不義而得

衆國人愛之作是詩也○大叔于田愛叔段也叔多才

而好勇敢得人之愛私也○清人刺文公也文公惡高

克使將兵禦狄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危之作是詩

也○羔裘美大夫也賢而在位德足以稱其服也○遵

大路淫婦被棄留所私也○女田雞鳴賢夫婦相誓戒

也○有女同車淫奔相說也○山有扶蘇淫女戲所私

也。獲子淫女說所私也。狡童淫婦見絕而戲所私也。褰裳淫女戲所私也。丰淫奔背約復自悔也。東門之墀淫奔思念也。風雨淫奔相說也。子衿淫奔思念也。揚之水淫奔相結也。出其東門惡淫奔也。野有蔓草淫奔相慶也。溱洧淫奔自叙也。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去田獵從禽獸而無厭評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刺自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節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音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名壺盛平水器蓋置

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解錄挈提也。壺水器也。主挈壺水以定刻漏許氏曰流云懸壺於上以水沃之水漏下入器中以設箭刻也。法縣與懸同。詩意但言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而無明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而於序下言之。若利挈壺氏則草是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去聲淫乎其妹去聲天子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此序據春秋經傳去聲為文說見音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去聲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音同序說非是

○采芣刺文姜也齊人惡去聲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一國患焉

桓當作莊

○采芣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去聲於道大者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齊姜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去聲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序得之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雞鳴美賢妃也古之賢妃進御君所蓋有警戒相成之道焉。還田獵相稱譽也。著聘婦作也齊俗不親迎焉。東方之日淫奔自述也。東方未明刺齊君也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故詩人刺之。南山刺齊襄及魯桓

也襄公鳥獸之行淫乎其妹而魯桓公不能制夫人故
詩人作此以刺之。甫田戒時人也厭小而務大忽近
而圖遠此其可戒者也。盧令田獵相稱譽也。黜筓
齊人刺魯莊公也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文姜使至淫亂
為二國醜焉。載驅刺文姜也淫亂放恣無忌憚羞愧
之意焉。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莊公有威儀技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
焉

魏高獲刺褊也魏地隱臨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晉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為去其君而作崔靈思集注其君作君子為

猶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國有挑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費不
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脩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暗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音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爾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斂食於民不

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

君也謂歸孔疏委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

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畏

疏義

若獲刺編也。汾沮洳刺儉不中禮也。園有挑憂國

也。園小而無政故詩人憂之。陔帖孝子行役思其親

也。十畝之間思歸也。政亂國危不樂仕進思與其友

同歸焉。伐檀美賢也。賢者自食其力不以無功而食

祿也。碩鼠刺貪也。民困貪殘之政託以大鼠害已而

欲去之也

唐禮晉信人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外禮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

風俗憂深思去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

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

有之但所謂刺信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謂法小

司徒靖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謂錄孟子

同又與詩意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

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

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

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

謂之唐者又初不為去此也輯錄唐篇端云益仍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

有鍾鼓不能以自樂音洛有朝廷不能洒音所掃音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
人作詩以刺之也

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
父者序說大謬輯錄明侯伯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據世家昭公作昭侯文侯子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詩未見其必寤去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此信為昏姻者相得而言之詞未必為去刺晉國之亂
也

○秋社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君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
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中未見此意

○鳴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去

序意得之但其特世則未可知耳史記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七年晉備父弒晉侯而迎桓叔入晉不克晉人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

是為莊伯十五年莊伯伐晉侯于冀晉人立孝侯子
是為鄂侯六年卒莊伯伐晉周平王使虢公伐莊伯
人共立鄂侯于光是為哀侯二年莊伯卒子括立是為
武公九年武公伐晉于汾旁虢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
殺小子侯周桓王使虢仲伐武公使韓萬殺哀侯四年武公
侯二十八年武公伐晉侯韓萬又按春秋所載與史記
不同傳於無衣用史記說故今亦本之史記而著其本
未如此此驪驪春秋傳驪驪為孝侯第六年莊伯伐翼
侯奔隨哀侯元年翼人殺避鄂侯而納諸鄂自孝侯以
下大亂
五世矣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去聲晉國其大夫為之
請命乎天子之使去聲而作是詩也

序以史記為文詳見前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
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
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
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

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
罪之甚重則分薄賊餌貪吏以救私有其重寶而免於
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變為盜而
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
音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辯之以正人心以誅
賊黨庶幾平聲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
春秋之義云輔錄黃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

春秋之義云

輔錄黃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

大夫自以為為美此黨賊者奸謀也彼自以為美天下萬
世不當以為為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氏得之曰不
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蓋武公
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
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知子之衣
以敵衽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
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
也外示強大中實歛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三味此說
則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肯甘心輸情於周王之
受賂正置其奸謀無衣之詩尚足為一天也哉嗚呼天之

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反為亂臣賊子此君篡國之地使當時人心鬱悶而不可爭後世議者謂然而不非是則重可痛也巴輔氏曰以子為天子之使蓋時其詞之得慢也故諸說皆從之自非先生斷然默序之終則武公之罪終不白義理之正終不明其何以正人心當人紀乎

○有杖之杜刺晉武人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去攻戰則國人多喪去矣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也亡者朱子論見下序

○采芣刺晉獻公也好去聽讒正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爾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樂也民俗勤儉不自暇逸歲晚務閒乃相與燕飲以為樂焉○山有樞答蟋蟀也○揚之水晉人歸桓叔也昭公以沃封桓叔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椒聊美桓叔也桓叔盛彊詩人知其蕃衍盛大而子孫將有晉國也○綢繆昏姻相慶也國亂民貧男女過時而相配故喜幸之心不能自已焉○杖杜傷孤時也人無兄弟將求助於行道之人焉○羔裘義疑也或謂愛其大夫而不忍去焉○鴉羽怨征役也民從征役不得以養父母故作是詩也○無衣武公請命也桓叔之子輯錄子武公滅晉以其寶器賂周厘王請命而為諸侯也○有杖之杜好賢也有好賢之心而恐不足以致之也○葛生婦人思君子也○采芣刺聽讒

詩序義序

也

秦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駟騏美襄公也始命輯錄孔疏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有田狩之

事園囿之樂音馬輯錄毛傳有藩曰園有囿曰田狩之事園囿之

樂何足為美蓋以襄公有功王室始受天子之命人亦樂予之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兼度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此詩未詳所謂兼度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飛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此序最為有據左傳文公六年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聲攻戰亟去吏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文他本不協說已見音本篇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聲平姬之難去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
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
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
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音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
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
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放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無終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車鄰美秦君也秦君始大有車馬服御之秦焉。駟騶
美秦君也始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小戎婦人

君子公承天子之命以討西戎從役之家人誇其
車馬器械而致其思念之深也。兼設義疑也或謂朋
友相求之切而不可得焉。終南美秦君也秦君衣服
與名位俱盛焉。黃鳥哀二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
死而作是詩也。晨風婦人思君子也。無衣樂攻戰
也。渭陽康公送晉文公也晉文為康公舅氏奔秦反
晉康公送之渭陽作是詩也。權輿刺秦君也待賢之
禮有始而無卒故作是詩以刺之

陳苑立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矣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

敢信也謚法壅遏不通曰幽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

其舊業亟去吏

反

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輯錄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廛舍因為市以交易故稱市井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

知其為賢者自樂音而無求之意也輯錄僖公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

君子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輯錄曰詩中言彼美淑

美自以為為淑耳非真有賢淑之德也

○東門之揚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女

猶有不至者也

同上

○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於萬民焉佗徒何反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音書於春

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

否也陳侯鮑卒佗殺太子免而伐之免音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此非刺其君之詩輯錄宣公弟

○月出刺好音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美色焉

此不得為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風獨此篇為有輯錄說見本篇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音
憂思去聲感傷焉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宛丘刺游蕩也。東門之扮男女相樂也。聚會歌舞作詩以自述焉。衡門隱君自樂也。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焉。東門之池淫奔自述也。東門之揚淫奔負約也。墓門刺惡人也。防有鵲巢淫奔慮讒也。月出淫奔相悅而相念也。株林刺靈公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澤陂男女相悅而相念也。

檜羔來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祛索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祛故作是詩也
見詩中未有以

能三年也

○隰不羊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愆者也

此序之誤說見音本編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勸難去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牲所謂周道遠邇耳序
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羔裘憂時也檜君好索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
於政治故詩人憂之。素冠思見三年之喪服也。隰
有萋楚刺時也政煩賦重不如草木之無憂也。匪風
歎周衰也

曹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言昭公未有考

班固昭公

○候人刺近去聲小人也其音公遠去聲君子而好近小人

焉

此詩但以三百赤帶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

遂以為其公余知然否

晉侯入曹之事見昭公二十八年

○鳩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美詩非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

而夫

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其公然此乃天下

之大

其共公之罪也

從集傳改定小序

蜉蝣刺時人也玩細娛而忘遠慮故詩人刺之○候人

刺曹君也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焉○鳩鳩美君子也

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詩人美之○下泉思治也王

室陵夷小國困弊故作是詩以歎之

龜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者考其詩則陳后

稷公劉所以治平其國者方風去聲諭以成其德故是未

居東也至于鷓鴣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此言居東即東

征也蓋從孔說

與今書傳異

○鷓鴣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去聲王名之曰鷓鴣焉

此序以今勝為文最為有據

詳見本篇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去聲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

思去聲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也四章樂音男女

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

音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去聲四國焉

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而一國之詩也且詩所謂

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音朝廷之不知也

○二詩宋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輯錄

曰寬裕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詞何處討寬裕溫柔之意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

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鷓鴣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貽王名

之曰鷓鴣焉○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勞歸士故作是詩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

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以閔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破斧歸士美周公也蓋以答東山之意馬。伐柯東人喜見周公也。九戩東人愛周公也願其留而悲其去馬。狼跋美周公也周公遭流言之變而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並去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音本篇
○四牡勞使並去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矣

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踈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輔錄魚麗序說以鹿為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

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錄

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

此國語襄王十三年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向親也春秋傳王將以狄敗鄭富辰諫之且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云云如是則兄弟雖有小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

是

○伐木無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

厚矣釋錄輔氏曰孔氏以親親以睦併指上常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去下如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釋錄朱子曰臣歌天保詩皆

古註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

狁之難去以天子之命命將去率音遣戍役以守衛

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去還音杜杜以勤

歸也

此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音也

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杜杜勞還役也

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

時掌治平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音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音於神明矣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音本篇其內外始

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去也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音本篇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音其辭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鹿鳴燕饗賓客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

遣使臣也。常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天保下報上也。蓋以蒼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伐木之意

馬。采芣遺戍役也。出車勞還卒也。秋社勞還使

也。魚麗燕饗通用之詩也。南陔笙詩也。白華笙

詩也。華黍笙詩也。三詩有其聲而無其辭焉。

○南山有臺樂音洛得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

之基矣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

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音洛得賢也得賢則能為去聲邦家立太平

之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現本篇輯錄朱子曰看詩便有感發人

被諸儒解殺了死著詩人興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

之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說才如此說方便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見音商陔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見音現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見上

○蒙蕭澤及四海也

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音落育材也君子能長上育人材則天

下喜樂之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

此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音落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

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

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

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商陔廢則孝友缺矣白

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

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

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音墜缺矣由儀廢則萬

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

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

夷交侵中國微矣

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商陔以下八篇

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為文武特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

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

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蘇氏曰宣王之雅皆美詩也而不免於變者周之先公

積行仁義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被然後詩發而為

正成康以後周室不競至厲王而大壞其時亦數百年

所以蓄乏者亦厚矣非有先公先王先公積累之勤未

能反於正也是

以不免於變也

○乘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扶又會諸侯

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

其上焉

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南有嘉魚燕饗通用之詩也。南山有臺燕饗通用之

詩也。由庚笙詩也。崇丘笙詩也。由儀笙詩也。三

詩有其聲而無其詞焉。麥蕭燕諸侯也諸侯朝於天

子天子燕之以示慈惠焉。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彤

弓天子燕有功諸侯也諸侯有功錫以弓矢歌詩以燕

之。菁菁者莪燕賓客也。六月美尹吉甫也厲王暴

虐周人逐之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承其難命尹吉

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也。采芣美方

叔也宣王之時蠻荆背叛命方叔率師以討之軍還作

詩以述之。車攻美宣公也。周公營洛邑，朝諸侯，周衰禮廢，至于宣主，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吉日美宣王田獵也。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並去還旋音定安集之云云。矜音經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輯錄輔氏曰：先生於諸篇亦或不取實言之此，闕疑之意也。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輯錄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風刺而拔其夫者謂

○沔水規宣王也。輯錄鄭箋：規者正圓之器，孔疏：物有不圓而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諫正之名。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輯錄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為將，或為相，

或為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狁，或平進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魏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閒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輯錄鄭箋：考成也。孔疏：雜記云：路，嚴成則考之，而不寡。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無羊宣王考牧也。輯錄鄭箋：禹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既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鴻鴈流民自賦也。周室中衰，民人離散，既而得其所止。

是故喜之而作是詩也。庭燎美勤政也。沔水憂亂也。鶴鳴詩人陳善而納誨也。謹微以誠身窮理以明善勝私克己以存好惡之正為君子之當然也。祈父怨及役也。白駒留賢而不得也。黃鳥怨流離也。適異國而無所托故以叙其哀怨焉。我行其野怨流離也。適異國依婚姻而不見收卹焉。斯于落室也。無羊牧事有成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知言

而此詩也

此片充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此詩不為去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耳序又以為宜臼之傅充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為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鄭氏曰。吳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篋。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篋尚矣。輯錄尚猶周幽王

時。一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

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篇夷繆輯錄紕繆譙周又從而

傳附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輯錄章昭也表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王用尹氏而尹氏不平。其心以致亂。故作是詩以刺之。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天災示

譴。不知微懼而縱恣。遂思遺棄賢人。以致豔妻傾覆。宗國言人之憂不一也。故作詩以刺之。十月之末

幽王也。天災地變之交。見外權內蠱之相結。而皇父又私為身謀。以戕其下流。離破壞無所安處。故作是詩也。

○雨無正。責去位也。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居者以責去者為。小旻刺時王也。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也。

小宛。兄弟相戒也。大夫遭亂。相戒以免禍也。小弁。太子自然也。幽王太子宜臼被廢。故作詩以自傷焉。巧言傷讒也。大夫被讒而無告。故作詩以自傷焉。何人

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詩以絕之。巷伯傷讒也。遭讒而無所訴。故作詩以惡

惡焉。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去聲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此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

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

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為傷今思古之

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

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

序皆失之輯錄輔氏曰先生嘗語學者曰楚茨一詩精

說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威儀之勅思神之享福壽之報此其所謂精深也禮樂之備品物之豐逮及之備施被之速此其所謂宏博也讀之熟玩而深索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谷風朋友相怨也。蓼莪哀父母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大東閔困窶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諱大夫作詩以告病焉。四月遭亂自傷也。北山大夫怨行役也。言役使之不均焉。無將大車憂行役也。勞苦憂患不得已焉。小明怨行役也。大夫西征畏罪而不敢歸。因念僚友之處者焉。鼓鍾刺幽王也。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焉。楚茨公卿致祭也。周之公卿有田祿者。能力於農。以奉宗廟之祭。故詩人述而美之。信南山公卿致祭

於

○大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音音寡不能自存焉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此序只用似之一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此序只用彼交匪教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音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

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耆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稱歸漢武帝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進

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

是詩也

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甫田公卿致祭也公卿有田祿者能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焉○大田美公卿能奉方社田祖之祭也蓋為農夫之詞以美之若以答甫田之意焉○瞻彼洛

矣美天子也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諸侯美之
作是詩也○裳裳者華天子美諸侯也蓋以答瞻彼洛
矣之意焉○桑扈天子燕諸侯也○鴛鴦諸侯頌天子
也蓋以答桑扈之意焉○頍弁燕兄弟親戚也○車奉
燕新婚也○青蠅戒聽讒也○賓之初筵武公飲酒悔
過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錫京將不
能以自樂音落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意與燕采等篇相類補氏曰亦恐正雅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音微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同上

○采芣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去聲讒佞骨

相然音然故作是詩也補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

○楚辭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去聲諸侯

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上聲民衣服

不貳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

不復又見古人也

此序蓋用緇衣之誤緇衣禮記篇名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

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音

伯之職焉

此宣王時姜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際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平聲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為去聲

此事有格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釋名前漢班固傳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飲食並去聲。教訓之故作是詩也。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導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爾雅。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曰饗。

○漸漸並上聲。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並去聲。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爾雅。荆舒謂楚也。舒舒。音了。

○茗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閱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

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于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皆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疏義 從集傳改定小序

魚藻諸侯美天子也。天子蒞諸侯。故諸侯作詩以美之。采菽天子美諸侯也。蓋以答魚藻之意焉。角弓刺時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焉。苑柳刺天子也。天子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是詩也。都人士閔時也。亂離之後。昔時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不可復見也。采芣婦人思君子也。黍苗美召穆公也。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謝邑。遂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詩以美之。鵲巢喜是君子也。白華申后作也。

幽王姜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詩以怨刺之。絲蠻困行役也。微賤勞苦。思有所託焉。瓠葉燕賓客也。漸漸之石。怨行役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是詩也。苞之華。閔周也。君子以身逢周室之衰。不可復救。故作詩以自傷也。何草不黃。怨行役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作是詩也。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識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書洛誥。郭氏注云。文王比隆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爾王又謂文王因制命示王意。注云。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

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眾人之心而已矣眾人之心是非向背

音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

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

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輯錄朱子曰文王受命只是天下歸之書所謂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自我民明威輯錄見泰誓自從也所謂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輯錄見皋陶謨蔡氏曰威古文作畏二字

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

好惡以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

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泰誓十有三年春漢孔氏以虞

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歐陽氏曰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則固不

足道也果重事數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改元武王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乃止冒先君之

年及城傷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是知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猶辭以不德陳勝吳廣乃急於自

定天下諸侯欲帝之乎武王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稱先王而謂文王為之乎武王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稱先

君之命皆曰文考而已及大誥武成乃稱文王考文王然則武王猶且一日不敢妄尊其親况謂文王自王乎游

氏曰人謂文王自稱王曷不觀諸泰誓文考武成文王之說乎君臣之分猶天地時未可王而文王稱王是二

天子矣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折之而不取蓋名分去之嚴如此以至德之文王亦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上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

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復去聲

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妙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

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輯錄所謂大王肇基王迹是也陳氏曰王迹肇基於大王

也

而王業漸大於文王此追王所以自太王始而此時惟
本文王之受命亦自大王之遷岐始也然言文王受命
唯至於虞尚質成者蓋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

○棧樸之能官人也

序誤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

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序大誤其曰百福于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鑒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

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虫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

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釋錄疏王制注六月
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温生寒死之蟲然則諸
藝蟲皆是也。又昆通作蚩說文蟲之總名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文王周公戒成王也文王之德與天為一故能受天命

以福後人周公追述之欲王取法於是也○大明周公

戒成王也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妣以及武王皆有明德

而天命之也。○繇周公戒成王也。大王基王迹至於文王，王業盛成王之所當知也。○棫樸詠歌文王之德也。文王之德之盛，天下之人歸之也。○旱麓詠歌文王之德也。盛德所以受福也。○思齊詠歌文王之德也。○皇矣美周也。大王大伯王季之德，文王伐密伐崇之事，皆其可美者也。○靈臺樂文王之有其樂也。文王有臺池，鳥獸鍾鼓之樂，故民樂之，而詩人述之也。○下武美武王也。武王以繼述之孝而得天下之心，繼世者能繼其德，斯可受福於無窮矣。○文王有聲美文武也。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詩人追述而美之。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雅以配天焉。

○行也。周家中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此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輯錄行葦是此兄弟勿字乃與莫字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髮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人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此只是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序之失如上篇，蓋亦為孟子斷章所誤爾。

太平云者人

為成王
詩故也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

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蒞政，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以相

之。韋廉士曰：成王即位不能治事，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歸政成王，於是始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為康公之作。

其傳板或不自來耳。後篇乃穆公，伯仍叔，故此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第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洞酌之，豈第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遽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韋廉士曰：伯周同姓，周公之後也。人為王師士疏，畿內之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生民尊后稷也。周之王業起於后稷，周公制禮推以配

不以此箴其膏育輯錄左傳曰居育上膏之下注云膏

膏上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葺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

詞裾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

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

警之所以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

二也又曰曰喪去聲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

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輯錄朱子曰

警則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亦聿

既耄所以為據又如謹爾侯度則是侯國之度曰喪厥

國亦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風誦

以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尔之類皆是箴戒作文之解

自謂耳後漢臣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上

已亦亦此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

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為全得也

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

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踈密意味之厚

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

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丙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文公元年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去聲欲銷去去聲之天下喜於

王化復去聲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蕩刺厲王也。厲王邪僻淫虐，縱酒自亂，棄君子，近小人，以禍其國而不知。故詩人作詩以刺之。抑衛武公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崧高尹吉甫送申伯也。宣王之舅，出封于謝，故吉甫作詩以送之。○烝民尹吉甫送仲山甫也。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故吉甫作詩以送之。○韓奕送韓侯也。韓侯初立來朝，受命而歸，故詩人作此以送之。○江漢美武功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故詩人美之。○常武美武功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故詩人美之。○瞻仰刺幽王也。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禍亂焉。○召旻刺

也。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禍焉。

周禮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武也。

詩中未見奏象武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輯錄胡庭秀曰：詩只稱天子，文王則不及先公，明矣。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

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
○吳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已
○天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
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
○後者徂於舊聞輯錄祖女九友慣習也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
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
○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
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
○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
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况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
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
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圓丘則古者未嘗

有此禮也禮記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
春獻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
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
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燕
聲平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
讓中於信實終於固蘇和故曰成者此周語叔向釋
受之讓於德也命者信也有者寬也肆者固也靖者和也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謚
而韋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
上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
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昭
贊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為王
誦之謚乎蓋其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

蘇子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
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
又以為周公制作已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
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
小序固未常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
論之不足援以為據也夫音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
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
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
平定焉輯錄通典樂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
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
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景來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
宗廟文帝孝宣來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武帝諸
帝廟皆常奏文始
四時五行之舞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
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建之於

亦存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太王王
之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况其所以為此實未
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宋元祐七年
十一月郊先
詔集議合祭蘇軾上奏引昊天有成命詩序以為漢嘗
合祭從之者有五人劉安世上議主分祭從之者四十
人力排蘇軾之非謂主合祭者乃用王莽不經之說至
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讀亂天地吳天有成命之詩終
篇未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詞不可信也奏將上軾
之徒馳告軾曰若劉公議上決恐難合時蘇軾為門下
侍即請降旨罷議
安世狀竟不得聞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
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

之說此亦以詞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
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
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下之意耳

○思文后稷配天也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
王焉。○維天之命祭文王也。○維清祭文王也。○烈文
宗廟致祭獻助祭諸侯也。○天作祀大王也。○昊天有
成命祀成王也。○戎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
○時邁巡守也天子巡守而行朝會祭告之禮焉。○執
兢祭武王成王康王也。○思文祀后稷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禘於南郊禘于上帝也

○禘於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序誤趙氏崇憲謂以改本參之當去序誤二字陳潛室
本亦圈去之蓋以報賽為是也然集傳說載交當
與豐年同用輔氏以為二詩皆薦宗廟之樂歌
則與字序誤二字正相合二說不同詳見本篇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大祖也

祭法周人禘魯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大祖之廟
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魯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

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
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

廟亦謂之吉禘即禘也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

也輯錄二廟太祖后稷及祖文王二也祭禘其祖之所自出及吉禘也今此序云禘太祖

則宜為禘學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學稷

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

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

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臣王戒農官也。噫嘻戒農官也。振鷺二王之後祭

助祭也。豐年秋夕報賽也。或謂年穀始登薦宗廟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以薦焉。○雖武王祭文王也因

用以徹焉。○載見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也。○有客微子

來見祖廟也。○武頌武王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

之樂焉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於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

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此云不見祈報之異載於春籍田與豐年同用

良耜亦然則朱子改本以三篇皆為報賽詩是也但輔氏從初本說又不同詳見於本篇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序誤高子尤誤孔氏曰子夏作止首句而已後有高子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祭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

○酌生曰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顧氏曰

中言酌養味謂養天

○齊大對於廟也齊予音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此二篇說見本篇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見於廟也○訪落謀始也成王

朝於廟作詩以道廷訪群臣之意焉○敬之成王自述

也既述群臣之戒而又陳其願學之意焉○小處求功

也成王懲管蔡之事既朝於廟而求助以謹肅焉○載

芟秋冬報賽也或謂年穀始登祭宗廟也○良耜秋冬

報賽也或謂穀始登祭宗廟也○絲衣祭而飲酒也○

酌頌武王也○桓頌武王之功也○齊頌文王之功而

言大封功臣之意焉。般巡守也。柴望祭告以答人心而新政令也。

魯頌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救于垆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輯經義李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官

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脩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脩廟之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視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疏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駟頌魯侯也魯侯牧馬之盛由其立心遠而正故詩人美之。有駟頌魯侯也因燕飲而致頌禱之意焉。泮水頌魯侯也飲於泮宮而致頌禱之意焉。閟宮頌僖公也僖公脩閟宮故詩人歌詠而頌禱之。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一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序以國語為文曹語見大篇

○烈祖祀中宗也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雖未必必然必是

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犬禘也

疑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既義從集傳改定小序

那祀成湯也。○烈祖祀成湯也。○玄鳥祀宗廟也。○長

發大禘於廟也。○殷武祀高宗也。

詩經疏義序

後學香易朱公遷

克升 疏義

野谷門人王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英

積中 增釋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輯錄朱子曰

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言之已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奏而成亦有此理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輔氏曰此一節情動

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

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音永長

也輔氏曰此一節言詠歌也舞蹈出於人情之自然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思息吏吏反

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

徐疏平數朔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

所成亦異矣此一節言詩之邪正係於政教之得失所謂

和順民述其安樂之心作歌故其音亦安樂有室盈止婦

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不醉而歸樂之至也亂世之

政乖戾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怒民莫不載

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譖人投果豺虎怒之甚也國將

亡民遭困厄哀傷思慕而作歌故其音亦哀以思知我如

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曠焉顧之潛焉出涕思之篤也詩

氏曰治世之人安於君處樂於國化故發為歌聲安舒而

樂易聽其音之安樂則知其世之治究其原則以為政之

為和平故也亂世之人怨怒其上之煩苛怒則知其上之暴虐故發

其本則以為政之乖謬於常道故也亡國之人哀其老亡

思其愁苦故發為歌聲悲哀而思遠聽其音之哀思則知

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亂世言政亡國不言

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音興起至

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和

致祥怨怒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

速非他教之所及也此一節言詩之用係如此。輯錄創

也通釋曰諫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之失則可

創人逸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者蓋以人心

同一理也諫其實而極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

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

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為而理氣感

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輯錄輔氏曰或疑指周公為先王

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三事

制禮樂若止言成
王則失其實矣
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內

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

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

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

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

而風俗移矣此一節言聖人推詩之用如此輯歸彭氏曰

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中出只從中正中來以此

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

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輔氏曰此一節又言文武周公

成王以風雅頌之正經為教而后有此效驗始於夫婦父

子君臣之三綱而后

極於天下之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興虛也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

其於人倫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

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廬陵彭氏曰陳君

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

道又只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

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

用也。樂庵李氏曰惟能美教化然後可以移風俗

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互為風俗所移

矣如曹風之奢晉風之儉不中於禮皆足以移人教

化之不美其弊必至於此。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

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經為教而後有此

効驗始於夫婦父子君臣之一節專論正風雅及周頌

興五曰雅六曰頌興虛也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

轄也慶源輔氏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節奏實統於

是而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百篇之體

製實出於是而不能外故曰管轄。安城圖氏曰詩

有六義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車之有管有轄

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網領之用在於綱與衣之上

則風雅頌之體也管轄之用在於綱與衣之上

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

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朱子曰周禮太師掌

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問巷

風士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

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又以其篇

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

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

之義曰鄭仲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

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風雅也東遷之後

王畿之民作者謂之風雅也東遷之後

為所然之民作者謂之風雅也東遷之後

自不可亂不談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

義其不可不慮也

雅頌是也

情之美惡二而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子必

說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其聲不取從

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

下作詩之始或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與孔子而

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

後分也風雅頌乃其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

之類是也此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

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克且之類是也

者賦也引物為况者比也本要言其事物而虛用兩句

鈞起因而接續者興也此是借彼物來以引起此事而

指之在常言外與是借彼物來以引起此事而

事常在言外與是借彼物來以引起此事而

物事在下句說出那箇物事是興起此物而

君子作之比如南有喬木只說物事是興起此物而

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與之為言起也

彙帖今何在何日大頭此是比興比相與之為言起也

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原上柏

磊磊間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詩如青青原上柏

匪林木有枝蔓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也。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借彼興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所無與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所有興起自家之所無蓋製作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如何說得詩本指蓋製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採日三經是風雅頌是賦比興故謂三緯。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賦比興詩裏面全不認得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詩為是如奕奕寢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會說得明却因周禮說詩有六義所謂六義者風雅頌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類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之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二篇為變大雅皆康招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此一節又言變之所以變者如此輯錄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為正為變後人比而視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而邪風不可以為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為正以刺為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風福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非一人而

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

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

蓋掩也紬繹推尋亦皆如治絲之尋引其端緒也輔氏曰

序云吟咏性情只是言作詩之人今乃云紬繹詩人之情

性故以為文理不通又小序中多有陳古刺今之而考之

說亦恐因此所謂達於辱變懷其舊俗者而失之

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

瞽矇之職也輯錄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

數六詩瞽矇掌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注疏

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為大師教之詩教

瞽矇也無目瞽謂之瞽有目瞽而無見謂之矇以其無故

目無所觀見則心不接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故

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此一節精

雅之入而其說之誤如此輯錄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大

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常詩者不知明得失之

迹于國史其事周禮上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

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

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

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輯錄黃氏曰止

樂之中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

義者固已多矣此一節專主變風言謂變而不

失其正也而其說之不備如此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此一節又言風之所以為風者如此輯

而其未見於一國之事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

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

之大體也此一節言雅之所以為雅者如此而朱子不從

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折簡為此鄭衛何如朱子曰詩之樂

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音鄭音邶音若謂之邶若夫大雅小

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

大雅小雅亦古人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

雅體格作小雅非是陳飲食賞勞燕賜征伐皆小事也六

雅也孔氏曰小雅所陳穀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

天酌酒飽德求賢用士皆大事也詩既異樂音亦殊至

於變雅則由音體有小大而不復由政事之大小矣嚴氏

曰以政之小大為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

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憂柔委曲意在言外者賦之體

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絕乎雅之體者為雅

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雅也絕乎雅之體者為雅

會得小雅具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

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閔睢之亂以為風始輯錄朱子曰閔睢是樂之卒

亂曰是也自閔上睢鳩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

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

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

復有詩矣蓋謂此也此二句總結上文一國之文以下

有得失者所宜先講也故首引之以明三百篇曰以音輯錄朱子曰所謂先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人乎不取耳故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非果無詩蓋三之篇之矣後之所以及故也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胥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

美而防其過直寬剛簡德性之美也然過於直則峻急於寬則柔濡過於剛則虐過於簡則傲樂以

和之則无太過之病者也輯錄金履祥曰自直而溫至簡而先傲教胥子之事詩言志至律和声典樂之事然教胥子亦以樂也

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聲

声謂五声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上

下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大簇音夾鍾姑洗仲呂蕤賓

林鍾夷則南呂無射音應鍾黃最濁而應科清又所以

相為宮而節其声之上下五音已有清濁高下而一音之

管九寸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止四寸七分而已此節

五音則長者重濁而奇遲短者輕清而剛疾也輯錄陳氏

曰歌永言者言之不足而求歌之也声依永者五声依傍

於末言之歌而見也律和声者又以十二律而和此五声

也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

歌也未未樂也詩出乎志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

又曰五声所屬宮上音商金音角木音徵火音羽水音故

宮絃用八十一絲商絃用七十二絲角絃用六十四絲徵

絃用五十四絲羽絃用四十八絲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

曰官商角徵羽是以有清濁高下之音如此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此一條見教人之道以樂為

子引之以明詩之用輯錄朱子曰金鍾磬也石磬也絲琴

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埴也革鼗鼓也木祝敔也蔡氏

而人言既和乃以其声被之入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叶

周禮曰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說見大序

以六德為之本

中和祇庸孝友

輯錄此六者本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方樂也祇敬庸常又所以存守其中和而孝友則為仁之本根也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為六陰律與

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

輯錄周禮六陰律為六同其不言六陰律者陽統陰也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德立於中為詩之本律和於外謂

六德猶后夔以樂為教而全其直寬剛簡四德也朱子引之亦以明詩之用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以規民風成周時也而此郁以下元正風焉意當時未或有之但善可為法者先過二南矣十二國經有正變詩有

不詩以觀民風則可因其俗而施政教朱子引之亦以詩之用也○以上三條見上之人所以明詩者如此自唐虞而成周由朝廷而天下則三條次第當然輯錄鄭氏曰

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狩見前序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王官失業謂天子之

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

輯錄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史記云古

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

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

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

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

孔子自言其正樂如此朱子引之以見聖人論定之功蓋禮記所言乃成周時詩此錄以後則自三百五篇言之矣輯

錄桂子曰虞之君臣迭相慶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
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孟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羨
惡必有刺美至夫子時所傳者多矣
夫子刪之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

○子所雅言書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記孔子雅素

之以見詩為教人之常法(輯錄)朱子曰雅常也詩以理情
性善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共守
而言非徒誦誦而已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以見詩之教伯魚如此朱子引之

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補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
柔敦厚使人不致不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
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
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

德以... 以使人志意油然而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

為學成功之序而此一節言學之有得於詩者如此朱子
引之以見學詩之效驗(輯錄)游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
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隆矣(輯錄)榮棟之詩則
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則
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哀有至性而弟子
至於廢講夢義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乎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輯錄朱子曰人倫之道詩

鳥獸草木之名孔子勉人學詩如此朱子引之既足以見詩

問詩可以觀論語集註考見得失是自已得先務輯錄語錄
見事迹之得失因以警自見得失是自已得先務輯錄語錄
忠而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無
一或遺學者苟於此而蓋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
善不鮮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羣
居之道悉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父事君則於人
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
洽聞之君子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輯錄如正風雅頌等詩惡者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詩經如變風等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

性之正而已無邪思無邪是心正意誠然其言微婉且或

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

切者輯錄黃氏曰直指非微婉全體非一事故夫子言

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孔子舉詩中之

義非子引之也亦謂之要輯錄思無邪者非謂作詩之

人所思皆無邪也亦謂之要輯錄思無邪者非謂作詩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曰圭大雅抑之五章也學者有得於詩之節亦聖人所

論三百篇之全體如閑雅樂而不屬與女為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亦奚以為學詩者不能推而用之則學之雖博亦非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

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輯錄朱子曰子貢性端木名

兩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故以

二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

耳詭與驕在外而故但以為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全體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

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

樂與好禮是聖人之正矣輯錄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

富而用力自守則不能全體貫徹也無誦無驕免於顯過則不能理義渾然也是蓋為貧富而自守固於貧富之中者也被樂與好禮者則中禮義渾然振於其心而行發見於日用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今之為貧其富也固知好禮而不知今之為富所謂全體貫徹也是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知為貧富而增損存亡乃忽乎貧富之外也者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浮去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

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

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

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朱子曰子貢

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而往而樂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此章因論與貧富之

然見子貢善於學詩如此朱子引之以明學詩之法

○子貢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情七練反盼音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情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以地畫之質也

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貢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

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

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

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實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

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此章因論詩而知文質之先後又為

子引之亦以明學詩之法蓋學詩者不可泥於章句而不

知言外之意也與言詩已矣是亦進而教之之道也通釋曰此引論語言

詩凡十章而皆不仍其先後之次朱子於此得無意乎切

以詩體之見雅之雅頌各得其所一章首明三百篇之定體也

教也既學則必有成效如所謂興觀羣怨之類是也故以

此二章次之然學貴乎知要善讀詩而有得雖思無邪之

也故此三章又次之君子貢子夏之問答又皆得詩人

意外意者故以此二句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

感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警賤之非臣如何孟

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

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已意志謂詩人

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此言

求大意而不當泥於文辭朱子引之以明說詩之法輯錄

朱子曰普編也率循也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

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說詩之

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

則如要漢所言是周之民而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

作詩者之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非真無遺民也又曰逆是

程子曰顯字伯溥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諫歌

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
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
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
豈能興起乎此言詩之為詩自然感人情性如此而詩學之
興廢乃善心興起與否之由也朱子引之以明
學詩之效○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
有吾與點也之氣象此言學詩而得其道則自可見詩之能
感乎人朱子引之亦以明學詩之效
錄輔氏曰讀詩者吟詠其情性使人意沉浸於於道德之
中有所慕樂而動蕩鼓舞之直與曾點浴沂風雩之氣象一
般方能有益○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此專勉人
學詩朱子
引之既足以見學詩之功效又足以見詩為為學之先務引
錄輔氏曰讀詩則能興起自家本然之情性自然便使人長
一格格猶猶也○已上
三條又見詩之功用如此
張子曰名載字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
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

貴正公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今以
崎嶇求之其心先狃隘無由可見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
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錄葉氏曰詩人情性温厚
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得詩人寬平廣大之意○又曰詩人
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
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此亦
言學詩之法也
鄭氏以來諸儒相襲輯錄葉氏曰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自
之名良佐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

引異說而汨陳之音韻錄汨音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

耳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音韻錄所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

處只為泥並去聲為鼻也泥滯也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

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

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音韻錄輔氏曰思之切而

洪去也○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

兩字點平聲都括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教平聲此一條亦

四條皆徵人平心易氣以求詩不可深膠固穿鑿而附會

之也與孟子說此山意同朱子引之以破漢唐諸儒說詩之

隨輯錄葉氏曰點字指也陳氏曰孫氏詩首四句

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指之只換兩字會不若貴而意

味無窮明道詩

詩正得此意

音韻錄

音韻錄

音韻錄

音韻錄

音韻錄

音韻錄

音韻錄

音韻錄

音韻錄義細

